

宣講珠璣

卷四

元錦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54

4



宣講珠璣卷四

滴血成珠

長案勿一氣講完
或輪講或二次講

却說宋朝仁宗在位包公為相四川保寧府巴州東門城外離城五里地名趙家壩有一富豪姓趙名如山娶妻劉氏所生一子名秉蘭劉氏身故次娶岳氏所生一子名秉桂秉蘭身入武舉秉桂是儒學生員趙如山已死岳氏身亡秉蘭圖產害命那年正月十三秉桂之妻田氏引着七歲孩子名良英十四歲女兒名瓊瑤回娘家拜年去了至十五秉蘭長子良金次子良玉那晚上是元宵節秉蘭父子三人定計用藥對酒將秉桂灌醉用鐵尺照心打死父子移尸上樓從空拋下落在堦簷石上可憐腦髓搭濫命雇工

F0154-(4)

李長壽謝二娃趕至田家假說秉桂酒醉上樓看燈失足墜樓身亡田氏聞言母子星夜回家到屋時已經入了棺秉蘭說山向不利就日還山安葬母子信以為實一場悲傷哭曰田氏撫棺嚎啕哭口口聲聲叫丈夫快刀劈破連理樹彈打鴛鴦兩不孤昨日蚌蝶花前舞今朝琴瑟大異初夫妻似鳥同林處誰知拋別在半途我的爹娘命孤苦生奴姊妹在蓬蘆自小與奴選門戶聽說冤家會讀書媒妁說合庚書付將奴纔配趙郎夫夫本要登青雲路金榜題名播皇都身在鬻門初進步立志不凡氣象舒只說終身有依附那曉今朝命不如妻子昨日去看母冤家送我出門闔說你心跳穩不住不知吉凶與禍福詎料今日有此故分別之言半句無酒醉就該上牀舖你要上樓爲甚麼可憐腦腕傷無數爲妻怎不

痛心腹七歲嬌兒失了父女兒未配誰支吾冤家陰靈慢一步等妻一路赴冥都田氏哭得傷心之處氣死幾番眾婦勸住那女兒瓊瑤又哭道詞瓊瑤女兒淚如雨聲聲呼爹好悽悽昨日起身兒叫你我父歡容笑嘻嘻叫兒一去莫忘記少要幾天回門第才隔三天日未幾父子一旦永別離元宵花燈有甚趣酒醉何必上樓梯可憐口裏搭落齒周身跌傷血染衣一棺長閉永不起你教兒心怎安逸丟下孤兒並孤女姊妹怎樣度日期母親孤單行踽踽只得終日淚悲啼爹爹死得不滿意望斷白雲日落西瓊瑤哭得傷心之處眾婦勸住時秉蘭吩咐乘者个時候掩殮出柩相幫的將殮掩了抬上坡去安葬已畢却說秉蘭父子三人謀死秉桂那

晚元宵家中人眷盡行出外遊翫看燈去了。只有廚房一个李婆，此人係是鄰居貧婦孤寡無依，幫趙家煮飯。十五李婆頭疼，午候去睡。至晚二更起來小便，眼見秉蘭父子行兇，將秉桂打死，害怕不言，依然去睡。田氏母女以為樓高失足，不猜謀害。到了十八，秉蘭父子想起良英，丟心不下，若不誅滅，終是後患。慢慢拏个良策，擺步者个孩子不在話下，又說十八夜間，秉桂回煞，冤魂不散，到房中與田氏母女託夢。哭云叫聲田氏淚淋淋，嗔聲女兒箭穿心。元宵之夜我喪命，陰曹地府不甘心。春光陽壽還未盡，遇着圖產害命人，可恨長兄心腸狠。父子三人大不仁，元宵之夜把酒飲藥，酒銖尺喪幽冥。將尸抬往樓門進，從樓丟下地埃塵。長壽二娃來

放信假說失足喪殘生，閻羅天子心不忍。無罪不收枉，渺渺回原郡。望你母女把冤伸，田氏夢中開言問。尊聲程與君恩愛同衾枕，然何丟妻打單身。一去幾天無踪影，賜不見人你去怎不說个信。害得妻子好傷情，女兒為你。良英嬌兒找父親，妻子望夫想成病。可憐眼淚泡飯吞，牙枕半邊冷。看你忍心不忍心，田氏哭得咽喉硬。瓊瑤女兒淚長，爹一去無音信。兒在綉樓懶拏針，兄弟年幼誰照應。母親長夜寒燈，女兒又是菜子命。枉費爹爹教五經，做的文章誰改正。學詩學賦難得成，瓊瑤越哭越慘甚。哭得秀才不忍心，叫聲我妻咽喉硬。哭聲我兒淚淋淋，今夜相逢是假境。夢裡團圓莫認真，為此冤

仇特說信，母女莫作負義人，妻報夫仇是本等。女伸父冤有孝名，謹防嬌兒一條命。他們斬草要除根，南庄祠堂甚清淨。母女搬去好安身，夜短話長難表盡。樵樓五鼓金雞鳴，母女牢牢來記緊。三魂仍然要歸陰，田氏聽說忙扯定。瓊瑤女兒挪衣衿，一跤倒地忽驚醒。母女交談好傷情，話說田氏母女醒來一身大汗。所夢皆同，言道者个冤仇萬萬不能干休。次早田氏對秉蘭說道：你兄弟每夜回到房中响動，母女胆小要將靈位搬至南庄祠堂居住。秉蘭父子正恐他在家看破機關，聽得此言，順水推船，即叫雇工將動用家具等項搬至祠堂。又叫李嫂去幫他母女煮飯。那祠堂是秉桂母舅姓岳名在仁，種有幾畝菜園生理。田氏搬去安排停當，將

秉桂冤死託夢之事，細說與岳公得知。李嫂一旁心中難忍，將親眼得見打死根由訴了一遍。田氏母子三人越發傷感不已。進巴州城，請个代書姓劉名忠信，問明圖產害命情由，將呈子做起。正值太爺坐堂當堂，將呈子遞上。那巴州太爺姓趙名文炳，將呈子從頭至尾仔細一觀，心中想道：此案非等閒之案，但趙秉蘭乃是武舉，不便出差去叫命禮房寫封書簡，叫公差請他進衙有事商議。呈子批准候詳驗。田氏母女仍回南庄，公差走到秉蘭家下。秉蘭將書簡一看，不知太爺所請何事，隨帶衣帽一乘轎子，坐進巴州城，落了棧房，穿起衣帽，進得衙去。太爺接到花廳待茶。秉蘭問道：父師今承呼喚，不知有何教訓。太爺說道：請你非為別事。

今有你弟媳田氏姪女瓊瑤告你父子三人謀殺親弟圖產害命身死不明一案本州想此案非同小可明日尸厥詳驗驗出傷痕有不便之處朝廷王法斷不容情恐致傷臉故而請你到衙商量行事那秉蘭聞聽此言魂飛九天臉上好似胭脂染了的頭上汗如泉湧心中暗想道元宵之事無人所見然何走漏機關田氏母女莫非是神仙倘若尸厥驗出傷痕我父子三人性命有虧即忙双膝跪下尊聲父師在上元宵之夜秉桂兄弟本是吃醉酒樓上看燈失足跌下喪命明日詳驗之時有不到之處望父師海涵那太爺將秉蘭扯起只要你知罪有本州關照秉蘭起身告辭回到家中與二子說知二子嚇得魂不附體問道父親者事那們下台

秉蘭道那們下台總要銀子隨命人送三千銀進衙刑房作門公差人行行走到次日太爺來在尸厥將尸洗過相驗刑件得錢的見傷不報上單只說是墜樓跌傷太爺業已受賄把田氏母女勸了一番說你丈夫本是酒醉失足墜樓喪命何必要聽殘言殘語况你夫兄乃是武舉豈不知王法肯做者違条犯法的事呢說你丈夫死得可憐請些高僧高道與他超度就是你的子小女幼還望伯伯哥哥的照應各自回到南庄如有人欺你有本州作主那田氏把頭點了幾下知是貪官得了銀子想來與他爭辯也是枉然回去慢作道理對太爺說道小女遵斷就是太爺回衙不題却說田氏回到家中母女商議收拾盤費走到保寧府告了府裡

又批回巴州仍是原案。田氏母女又去在川北道道台衙裡告了。道台批准仰閩中通江刺州三員官詳驗。者巴州太爺是趙苟欽。姪子苟欽是朝裏權臣。一來官官相衛。二來趙秉蘭動了手脚。用了銀錢打幹三員官去相驗。仍照原單詳上。實係酒醉失足墜樓身死。並無別故。田氏母女情實難甘。又去在城都省按察布政。巡按告了。俱批仰保寧府詳明定奪。秉蘭又費了一萬餘金打幹。仍照原單詳上。氣得田氏母女上天無路。下地無門。放聲大哭。詞田氏女只哭得咽喉氣斷。淚滾滾。口口聲聲。只怨老天奴的夫。真死得好不傷慘。我只望與丈夫報削含冤。趙秉蘭仗他的銀錢打幹。大不幸。遇着了一派貪官。告上司幾次裡。都是原案。你叫我女流輩。

何處伸冤。萬般事。我念在夫妻情面。我母女捨下臉。不顧羞慚。奴的夫你死得。不明不暗。報不到者。含冤死不甘心。田氏婦只哭得。淚流滿面。瓊瑤女在一旁。珠淚不乾。尊一聲兒的母。休得傷慘。縱哭得肝腸斷。也是枉然。我爹爹教女兒。青燈黃卷。講道德。說仁義。兒知愚賢。前輩的祖宗們。克勤克儉。與後人置下了。南庄北田。恨伯父圖家產。起心不善。謀害父者。冤仇不共戴天。事到頭。顧不得。拋頭露面。若不能報父仇。枉在人間。母女們且稍停。慢慢打探。自有那雲開處。現出青天。他母女邊走邊哭。回到家下。慢作良策。者話不表。且說到了七月初三日。看看天色將晚。霎時雲霧遮天。半空中雷公閃電。落下雪彈子。大如茶鍾。那些行路之人。只駭得魂。

飛魄散都找房屋遮身，田氏母女所住祠堂離路不遠，只見門外來兩個躲雨少年子弟，背着包袱在門前躲雨，不料此雨越下越大，至晚不住，田氏一見命岳在仁，問其來歷，是河南秀才，名占成，壁大有根骨之人，他的父親現在東鄉縣爲官，他在任上來告稟父親，上省赴科場，乘轎到巴州，看天色尚早，意欲步行幾里，不料中途遇此大雨，故而在此暫躲一時，田氏聞知，心中不忍，命岳在仁請他主僕到書房安宿一宵，明日再行，隨茶隨飯，款待二人，占秀才承謝不了，成壁吃了夜飯，無事見棹案上有書卷，他就順手一翻，內裡夾一詞狀稿子，問其來歷，此狀係瓊瑤女做的心中驚訝，請出田氏相見，細問此案，致研情由，那田氏遂將某年正月十

三他母子三人回娘家拜年去了，他的夫兄父子三人謀害丈夫，告在縣裡府裡道裡省裡，他夫兄俱用銀錢打幹，不能伸冤情由，說了一遍，那成壁聽得者些情由，嘆息不已，田氏問道：相公家住那裡？成壁答道：二娘子有所不知，小生家住河南省內鄉縣，家父玉田進士出身，現在東鄉爲知縣，母親袁氏在家，我在任上來，上省去赴科場，今日途中遇此大雨，多蒙娘子雅愛，叨擾厚情，據我想來，遇者一派貪官，銀錢都是得飽了的，者个含冤，終是伸不出來的，不如到河南包大人手裡去告，包你伸得出來，那包大人鐵面無私，領了上方寶劍，先斬後奏，不論皇親國戚，犯在他手裡，虎頭鐵扎，斷不容情，不知斷了多少無頭公案，那一个不叫包青天。

就是路程遙遠怕你走不得。田氏聽得此言，喜上眉間，遂說道：「多蒙相公指示，既要與夫報仇，那怕路遠，就是天涯海角，都是要去。」的。且問相公府上在那里住，異日到了貴省，好來拜謝指點之恩。成壁說道：「我在內鄉縣出東門十里古家橋白水灘大路邊上，二娘子到了敝處，一問便知。如若到舍，凡事有我代勞。」田氏道：「那是感情不已，夜已深了，請相公安宿，各自安宿去了。」成壁次日用了早膳，辭謝田氏，說道：「二娘子，你下河南，恐少盤費，我者裡有官寶一錠，以作路費。」田氏道：「者就不敢多蒙相公指示，感謝不了，還敢承賜銀兩者，是萬萬不敢收的。」成壁見他不收，暗裡放在呈稿裡，面各自告辭去。田氏送出庄門，瓊瑤見客出門，想道：「者呈稿大不

該放在書房，此人看見未知他的心術好不好。走進房，將呈稿一挈，內有官寶一錠，才知道此人是疎財仗義的君子。遂與母親說知。田氏嘆賞不已。母女安排下河南，看了七月十六起身，到了期來，備辦香燭紙酒，祭了家龕。來在秉桂靈前，田氏放聲哭道：「詞田氏來在靈面前，引起良英化紙錢，叫聲秀才淚滿面。妻子爲夫心不甘，者口冤氣無處散。母子三人下河南，妻子是你鴛鴦伴。要念結髮恩如山，孩兒是你香爐線。女兒是你命心肝，夫在陰間靈魂顯。一路清吉保平安，保佑母子無災難。好與我夫報含冤。」田氏哭得真傷慘。瓊瑤女兒跪靈前，雙手舉杯把酒奠，尊聲爹爹聽兒言。兒長閨門通經卷，難忘劬勞大如天。只爲爹爹死得慘，母女無處

去伸冤。因此起下離鄉念，捨死忘生，下河南。此去河南路途遠，爹
爹靈魂護身邊。惟願此去天開眼，報削含冤轉回還。他母女祭了
靈位，起來拜辭岳在仁李嫂，啼哭不止。母子三人上了陽關，在仁
李嫂送了十里，各自轉身不表。且說田氏母子，曉行夜宿，行了半
月八月初三，到了河南內鄉縣古家礮白水灘，問到古府前，母子
進得府去，對家人表了家鄉。家人通報袁太太，吩咐請進後堂。他
母子進了後堂，與太太見禮。分賓主坐下，太太說你母子自巴州
到者河南千里之遙，虧你受得者樣辛苦。前日小兒打擾府上，回
家稱說娘子母女甚是賢淑無比，聽聞先生死得慘然，你母女是
要伸冤的，無妨在寒門多要幾天，候我小兒科場畢了，回家來與

二娘子効一効勞。田氏說道：前日多承令郎仗義疎財，甚不敢當。
今日冒踵府門，望其海涵賓主交談一會，請進內室。母子三人住
了幾天，那田氏見袁太太甚是賢淑，又想古成璧少年登科一表
人才，將來定奪高魁，有心將女兒許配於他，不知太太意下如何。
一日對太太說道：我母子三人打擾府上者們久了，相公科場未
畢，我也等不得要到河南去。承太太的雅愛重義，意欲將小兒許
與令相公爲婚，不知太太見容否？那袁氏見得此女幽閑貞靜也，
有此意，聽得田氏說許配一事，他也不辭當面應允，又住了幾日，
備辦白銀一百金釵一枚，金耳環一付，金鐲一對，以作聘禮。母女
收下拜辭而去。袁氏叫了三乘轎子，將他母子三人送下河南，到

了河南落在趙虎店中住下。那趙虎是武官衙門的一個馬兵，也是仗義之人。止一老母在堂，年將五十。次日趙虎引他母女做了呈子，攔馬牌，寬包大人接了呈子，帶田氏回衙問明，已經批准此案。忽報聖旨下，列位有所不知，只因聖上還紅燈大愿，武宣王在燈棚下，搶了羅惠英，惠英丈夫田子真在包大人府前告發，武宣王包公照律所辦，請了上方寶劍，斬了武宣王，以正國法。聖上惱怒有欺君之罪，依律看來，包公該斬。聖上念包公在朝忠心奉君，死罪已免，活罪難逃。聖旨下，包公削職爲民。包公接了聖旨，上朝拜謝皇王爵祿之恩，回他廬州河肥縣樂享田園去了。此時趙荀欽代理開封府，田氏真是苦命，也遇倒趙荀欽。巴州太爺趙文

炳是荀欽的姪子，故而不准呈詞，命解差二名將田氏母子三人解回巴州。田氏母女惹得氣死幾次，大哭道：「詞田氏氣死又還魂，望着蒼天淚長傾，千山萬水不顧命，只想遇着包大人，夫仇得伸死也幸，不枉母子受風塵，誰知又遇貪官們，活活氣壞女釵裙，人命關天都不准，有何面目見六親，田氏哭得咽喉硬，瓊瑤女兒放悲聲，蒼天爲甚不湊興，枉自母女苦操心，任你吞聲合飲恨，萬事由命不由人，只要女兒有長命，不報冤仇不甘心，回家慢慢來打聽，天堂地獄兒願行，他母女哭得咽喉氣斷解差催，起要走田氏無奈，將店中口案開清，起身走了半月，到了巴州城，解差把公文投進衙去，那趙太爺一見把舌幾伸，言道險幸未遇着老包，倘若

遇着他者頂烏紗去罷了將公文批轉把田氏母女發回故鄉秉蘭父子一得此信駭得三魂少二魂言道此狀如若在包大人手裏准了父子三人一個都活不出來轉想道者个瓊瑤女子要打个主意把他嫁出門田氏孤身不能成其大事不然恐怕二次又下東京主意已定命雇工挑些油鹽柴米他隨後送祠堂一到祠堂田氏母女見得伯伯來了卽忙起來迎接秉蘭坐下假意笑嬉嬉的說道孀孀姪女你們莫聽那些殘言殘語者走東京千里迢迢虧你母女受盡辛苦兄弟本是命盡墜樓身亡算巴州太爺不清正未必者些官員个个都是貪官我勸你們把良英帶大成人後來家物平分就是各人安享清靜田氏也假意回道伯伯休要

見怪者是我母女誤聽殘言如今明白伯伯的好處了已後再不興事還望伯伯照應秉蘭說道者才是話又說道瓊瑤女兒有者們大的人自古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去找个門戶交與人家算了田氏也不說許與古成璧的又假意說道有勞伯伯望心者个女子留他多陪弟媳幾年伯伯不必費心秉蘭信以爲實告辭回去暗裏把瓊瑤許與痞流王黑蠻許他三百銀子賠奩與他商議約定元宵辦幾名精壯轎夫搶親有他作主那年看看元宵到了是秉桂的週年晚上田氏在靈前燒了幾張紙奠了幾杯酒傷心不了各去睡了岳在仁也看燈去了那門前花燈過了一次又一次瓊瑤悶倦不過在樓門看看花燈方才伸出頭去只見一夥

人將他抓在轎內，抬起就跑。瓊瑤呼聲連天，驚動岳在仁，知秉蘭父子打的主意，即忙叫田氏起來。那田氏聽得女兒被人搶去，駭得魂不附體，叫岳在仁看屋，帶着良英，不顧命一路跑。一路叫說：道秉蘭估嫁姪女，扛抬親事，那些看燈的，聽到都不服氣，說道：天地間那有者樣事！我們大家去追。且說瓊瑤在轎內，叫了一陣，不做聲了。只見轎內偏偏倒倒，到了一座店子，放下一看，才弔死了。那轎夫說：搞拐了，又出了命案。那們下場，話言未了，田氏母子同那些看燈的一齊趕來，那些搶親的見事拐了，个个各自逃走。田氏見女兒自縊，抱頭大哭。眾人說：此人才死未久，掣杯開茶來，該救得活。那店主娘子忙掣杯開茶一灌，即時還魂。田氏才住聲。

眾人幫倒抬轉，將瓊瑤送回祠堂。田氏填謝不已。眾人說：如今聽說包大人官還原職，你母女何不又去告他二罪，歸一。田氏拜謝。眾人眾皆回去了。是晚母女商議：二下河南，次日叫岳在仁在城內，又挪些銀子，母子三人二下河南，一路苦楚不表。到了河南，依然落在趙虎店中。那趙虎的母說：者回不棧你們了。爲那回棧，你們把我兒子馬糧都摘去了，你們各人別處去棧。趙虎一旁說道：母親不可，孩兒摘吊馬糧，是兒的命運低，怪不得他們。衛人要衛出頭，看他母子不是下賤之人。後來自有出頭之日，但只是你們來得又不湊巧。包大人官到還了原職，又在陳州放糧去了，只好暫且住倒，等他回來去告。田氏聽說包大人發糧去了，嘆了一口。

宣講珠 卷四
三
氣引着女兒依然在後屋安身不表過了幾天田氏路途勞碌很
了兼之聽道包大人不在衙又一急叫發疾病卧床不起醫藥罔
效看看要臨危田氏自知打不起來命該如此叫瓊瑤良英來到
床前一手扯一个大哭道詞叫聲女兒痛心機細聽爲娘把話題
爲你爹爹夢中語不顧生死費心力皆因難出者口氣二下河南
把鄉離千山萬水到者裡只說削冤事不虛那知又是枉急氣不
遇大人作天梯又兼苦命染病疾妙藥不靈枉自醫閻君註定三
更死怎肯留人五更雞倘若爲娘身死去聘付棺木停廟基爹爹
冤仇要伸的切莫墮志圖安逸八歲兄弟交與你要念一脈長相
依靈位搬回故鄉裡免在異地受孤恓說住說住斷了氣瓊瑤姊

妹放悲啼嗚呀母親死不得的母親呀呀母親你道死了去丟下兒女怎下席生
在何處死者裡異鄉孤魂何所依離鄉別境到此地舉目無親好
慘悽傷心話長難得叙人死還須要穿衣引着八歲小兄弟双膝
下跪把頭低趙家奶奶休息氣趙家叔叔要提携謀事不成叨擾
你天大恩情皇天知且說那瓊瑤女子引起兄弟與趙虎母子下
跪說道承蒙奶奶叔叔天大恩德照應無奈我母子只有者苦命
今母親死了總不累及於你我者裡有手鐲一對煩叔叔掣在當
鋪當幾串錢好辦棺木那趙虎說道你們姊妹不必悲傷慢慢來
就是母親死了該當命盡凡事有我代勞說罷將金手鐲掣在當
鋪當了八串錢買付棺木將田氏裝殮入棺抬在真武觀空房停

住辦些祭儀香燭瓊瑤姊妹披麻帶孝自己作一篇祭文到靈前祭奠請一位先生讀文細聽讀來祭云哭一聲我的娘肝腸痛斷哭一聲我的母心如箭穿我的母到今日去到冥殿我姐姐年紀輕兒亦幼年我的母不可死事有三件第一件天大仇全未伸冤母一死姊妹們無有主見者冤仇未伸出怎回家園見親戚合六眷沒有臉面那伯父知此事喜上眉尖他必說冤枉他報應即現落得他說大話福分如天第二件兒年幼未對姻眷不孝三無後大古書所傳倘若兒失婚香烟絕斷我的母在陰靈魂不安然我姐姐雖許配古門姻眷學針黹學鞋面那有銀錢一年小兩年大于歸難免至那日無主持誰辦賠奩三一件母靈柩山遙路遠

東京地隔巴州千里難還姊妹們無力量又無錢辦捧着棺只哭得烏地黑天惹旁人道短長姊妹福淺者是母不可死算來有三最可痛母的苦酸心寒胆爲爹爹立志願要伸含冤過巴州見上司受盡磨難受驚駭受煩惱茶飯少餐不辭勞不畏遠二下河南我母子那一時離了身邊兒難走母指兒周身是汗我姐姐鞋尖小用手來牽那一日在途中天下雪彈我的母將姊妹抱在懷間我的母腦腕上打起泡瘻姊妹們周身上賴母保全又一回么店子肚餓買飯只一碗叫姊妹二人均餐我的母忍住餓心甘情願真正是愛兒女痛入心肝又一回在中途歇个么店主人家無鋪蓋何處安眠我的母抱姊妹獨坐一晚我的母待兒女珍寶一般

我的母待兒女未刻半點兒女們於母恩毫未報焉。我的母到此時言語不嘆也不管爹爹仇伸不伸冤也不管者靈柩搬不搬還任你兒說盡了苦情萬段總不能母子們商量一言者也是兒姊妹時乖運蹇者也是兒姊妹實屬欠緣異日後回原郡伯伯問探說母死他父子不勝喜歡倘若是他父子又起不善謀害我姊妹們誰人保全我的母在九泉靈魂要顯保佑兒姊妹們災禍不纏今日裡母子們永別離散備酒漿辦羹饌祭奠靈前我的母魂不昧各自閉眼我的母魂不昧來格歆然那瓊瑤姊妹者一場祭奠那趙虎母子那些來看的那一個不傷心弔淚連者个讀祭文的先生都哭起來了他姊妹祭奠已畢趙虎母子勸住瓊瑤心中

道如今母親死了銀兩用畢仇又未報我姊妹那們度日不如將兄弟暫且抱者道人爲徒我一人再作道理想罷遂將者番念頭對趙虎說道託他與道人作成那趙虎就將良英拜門爲徒之事對道人說知那道人正要收徒弟聽得此話喜之不甚滿應允趙虎又對瓊瑤說道人願收爲徒瓊瑤將兄弟牽住一邊遂說道弟呀你我姊妹的命也只有者們苦了事到如今母親也死了銀子也用完了仇也未報回也回去不得你我姊妹日食難度又怎麼好我想把你暫且抱跟者道人爲徒日食有靠我一人再作道理後來包大人回衙伸了冤姊妹一同回去你說好不好那良英聽得者些話滾在懷裡放聲大哭說道姐姐呀你好狠的心通管

我母子三人母又死了，僅剩我們兩個，就是討口，也要在一路的。要我離了姐姐，萬萬不能說罷。哭泣不止，瓊瑤又說道：兄弟，你也八歲了，要放知事些，未必爲姐姐的願，得丟你事到如今，不得不已。爹爹冤仇事大，依你說去討口，那又怎麼做得大事出來？況且你在廟上，也不過暫住幾月，爲姐姐還是者個地方住割等包大人回衙，我還是在廟上來引你，並非是爲姐的丟你，各自回去了。弟弟呀，你各自想想，你若不聽爲姐的話，爹爹冤仇不能報了，枉自母親死了，你我姊妹還是不得下場。你再思再想，那良英聽得者些話，也不犛了。趙虎又一開導，邊說邊將良英扯來，拜了道人幾拜。瓊瑤又向道人拜了幾拜，說道：兄弟年輕，道長耐煩教照。

異日有了好處，不忘大恩的說罷，姊妹哭哭啼啼，暫且一別。瓊瑤回到店中，至晚想其別母丟弟，好不傷情，大哭起來。詞哭聲，奴命痛斷腸，守着孤燈，好淒涼。昨夜姊妹同一帳，今晚兄弟在那方？想起伯父狠心腸，雖不同娘同父養，爲甚圖害喪天良。二更月明照粉牆，想起爹爹淚汪汪，身在醫門年正壯，拋妻別子入黃梁。三更月明照中央，父仇未報母又亡，人離故土誰尊仰，空啣血淚洒衣裳。四更月明照紗窗，八歲孤弟入廟堂，姊妹分離好惆悵，幼女孤身宿客房。五更月明墜西方，子規聲裡惹恨長，望不回轉包丞相。何日雲散見天光，耳聽金雞處處唱，勉強收淚起牙床，庵堂寺觀鐘鼓响，無心對鏡整容妝。瓊瑤一夜哭到天明，趙虎母子感慟不

已那趙奶奶來在客房對瓊瑤說道你聽我相勸事到於今哭也無益何不養起精神候包大人回衙好伸冤仇就說你孤身無靠我合你一筆難寫兩個趙字老身守孀也是一个人我兒趙虎雖年紀不大也是一个重義的你如今道不如寄拜我爲義女我母子也好幫忙那瓊瑤聽得此言卽忙跪下拜爲恩母又拜趙虎爲恩兄拜過了瓊瑤又說煩恩兄在者城內城外與妹子邀堂女學生等妹子度活終朝趙虎訪了幾天那不遠有个李秀才他家有三个女學生他請到請要試一試學問當時出道題目望來與瓊瑤做瓊瑤將題作了一篇文章趙虎送去那李秀才誇獎不已於是又在鄰近邀了十个女學生將瓊瑤接在白衣庵尼姑廟內設

館教學教了半年那日正在與學生上書只見趙虎慌忙跑進來說道妹妹包大人回來了快些挈起呈詞攔馬呼冤瓊瑤聽得此信書不上卽忙挈起呈子走在街上遇倒一位坐四人轎的大人開道轉來他怕就是包大人攔馬跪下頭頂呈詞呼冤不知那總是趙荀欽那荀欽接倒呈子一看還是原案命人將瓊瑤帶回衙坐堂將瓊瑤罵了一番不念你是幼女定要責打又命解差解回巴州不准留片刻瓊瑤聽得此話又錯了回到店中撈頭搥腦氣死幾番解差不由分說卽刻催行瓊瑤无奈拜謝了趙虎母子來在眞武觀又辭兄弟與母親靈位那良英兄弟哭泣之至瓊瑤說道兄弟你不必悲痛你姐回去辦了銀兩不過兩月還是要來

的你想大仇未報母親靈位在此我豈有不來之理良英哭泣難舍趙虎請個女嬸跟隨作伴送出城外那解差押倒瓊瑤走了半月餘到了巴州將公文交與巴州太爺太爺將瓊瑤押回祠堂他伯父聽說瓊瑤一人回來知是田氏良英總有不測假意送些油鹽柴米來在祠堂問道瓊瑤你母親兄弟怎麼未回來瓊瑤假意說只因東京城瘟疫大行母親兄弟都死了伯父道當日前我說你母子不用聽外人的殘言你們不信我的如今母死弟亡尸身不能還鄉都是害人終害己瓊瑤又假意說道伯伯有所不知當日伯父教我們莫聽殘言我也是者們勸母親無奈母親不依我話如今殘了還望伯伯照應凡事聽伯伯的指示秉蘭說你才回

來就在屋裡習針黹千萬莫聽殘言我慢慢與你找個好嬸嬸說罷而去走在路上一想田氏雖死此女若不弄出去終是後患於是暗暗的打主意却說巴州離城八十里有個富商名張化堂年方四十無子常在江湖貿易那日回得家來娶個處女作妾以圖後代來在巴州城內命人城鄉訪查秉蘭聽得此信叫媒人與化堂說他有一姪女名瓊瑤聰秀無比要禮銀三百兩方可化堂聽得此話帶了銀兩來在秉蘭家下說道銀子到出但要有人秉蘭假意命人去接瓊瑤來要路上看人瓊瑤不知信以為實走到秉蘭家裡來化堂路上親眼得見喜不自禁交了銀子要接入走秉蘭對瓊瑤說道接你過來無有別事與你放個好嬸嬸明天來接

人李嫂同一路去服事你那瓊瑤是個伶俐女子心中想道我是
許過古府的今日如不應允必定受害不如暫且應允出了門去
再作道理隨口應道多承伯伯費心姪女敢不遵命於是仍然轉
回祠堂瓊瑤回在祠堂將父靈位與孝衣孝鞋細在一包袱次日
轎子來了瓊瑤拜別祠堂宗親哭哭啼啼上轎去了化堂一路走
了一天到了屋點起花燭請新人出轎拜堂只見瓊瑤出得轎來
滿身孝服手抱靈牌跪在化堂面前哀哀哭道哭曰瓊瑤女子大
放悲跪在塵埃把頭垂哀告員外施澤惠細聽孤女說頭尾伯伯
父子良心昧謀害胞弟趙秉桂州縣府道都受賄誑說失足把樓
墜母子哭得如酒醉望着河南走一回誰知包爺削職歸荀欽甸

私把姪衛人命不准呈詞批解回母子定誣罪伯伯二次良心昧
暗許黑蠻作妻配正月十五元宵會估搶奴身按轎內一夥強人
似虎威抬起就跑走如飛奴家轎內把命廢不料母親隨後追見
女一死灌開水一時三刻才解危旁人不服來指誣都說包爺宣
還位母親帶起奴姊妹二下河南吃盡虧該當母子時運退端遇
包爺聖上委陳州放糧未曾回母親氣忿身息斃兄弟出家可傷
悲銀兩用完無繳費教堂女學以糊嘴一日趙虎把奴催他說包
爺放糧回手挈呈詞未細窺見一官員就下跪誰知所遇是仇對
罵奴誣告有大罪不念年幼定打嘴命差解回把奴隨到屋伯伯
心又昧私賣員外作妾婢還望員外把德培解籠放雀任鳥飛異

日報了者仇對結草啣環報恩惠那瓊瑤訴畢望着化堂哭也是
哭頭也是磕。化堂原是个慈良人見此光景坐在一旁啞口無言
他妻子劉氏也是个賢淑人心中不忍對他丈夫說道者女子原
是个孝女。過了多少苦難。死裡逃生。立志要報父仇。可敬可嘉。員
外尚在望子。何不培些德。將此女留在家下。教女兒的書。寄拜膝
下。作一義女。有何不可。化堂聽了者番話。點頭道可也。劉氏將瓊
瑤扯起來。把靈位接倒放在棹上。叫在後屋更衣。瓊瑤就在此處
暫且安身。且說化堂夫妻做了者樣大大的好事。不幾日夜。晚夫
妻同夢見一位官員。懷抱一子。說道吾乃趙瓊瑤之父。現任本縣
城隍之職。蒙君仗義不污孤苦之女。吾將君之善功奏明上帝。君

本無子。吾為君代求一子。以接後代。今日與君送來。化堂伸手去
接。只見那孩子忽然跳起一飛。撲在劉氏懷中。夫妻驚醒。嗟嘆不
已。次日天明。說與瓊瑤知道。張化堂夫妻與瓊瑤同一路來。在城
隍廟降香。後生一子。取名天佑。降香轉來。在路上遇倒一人。瓊瑤
認得是白衣菴的尼姑。問其來歷。他是朝武當山來。要回河南化
堂留在家下。待齋住了幾日。瓊瑤商議化堂夫妻要同尼姑一路
三下河南。仲寬化堂夫婦說道。報仇乃是大事。不敢強留。後會有
期。送銀五十兩。瓊瑤與尼姑李嫂三人拜謝化堂夫婦。望河南而
走。走了七八天前。向一座大山。甚是險峻。難過。好不淒涼。三人正
在嘆息。恐有賊匪。又將何如。話猶未了。一夥螻蛄。不由分說。將瓊

瑤樓上寨去了。尼僧李漣駭得魂飛天外，各自逃生走了。半天想者，瑤樓也不能會了銀子，也昧得他兩個只得沿路討口。到了河南，李漣找在趙虎店中，對趙虎母子說明遭難一事。趙虎母子感傷不已，說道：「漫漫打聽，瑤樓是個孝女，自然吉人必有天相。此話不題。且說螻蠅將瑤樓上山寨，大王坐帳跪在塵埃。大王一見品貌非常，正好做一位押寨夫人。遂問道：「你者美娘家住那里？姓甚名誰？」瑤樓遂將家住巴州東門外望春樓父名趙秉桂，母親田氏，只因某日伯伯父子圖產謀害父親，巴州太爺受賄埋冤府道貪贓不改原案，無奈一次下河南，包爺削職回鄉，趙荀欽狗私衛姪不准呈詞解回母子三人。伯伯父二起毒心，將我逼嫁輪內自縊。

母親趕到救活二次，又下河南，包爺陳州放糧去了。母親死了兄弟，出家後來聽說包爺回來忙了一下，呈詞遞錯了，又遇着趙荀欽將奴仍然解回到屋。伯伯三次又起毒心，賣與張化堂爲妾。化堂夫妻重義，收爲義女。前日才同尼僧李漣三下河南伸冤情由，說了一篇，只見那大王張來將瑤樓扯起，言道：「你可認得飛虎田豹嗎？」瑤樓道：「那是奴的。」只因大鬧保寧府逃走了，至今渺無音信。大王說道：「我就是你舅父，你抬頭觀看，瑤樓見果是舅父，跪在面前放聲大哭。田豹爲之傷感不已，叫使女了環請在後面待宴住了幾日。瑤樓要走，爹爹冤仇事大，田豹送了二百銀子，鞍馬一匹，命兩個螻蠅裝辦。客商送下河南，候報仇恨，接上山寨。

瓊瑤拜謝下山往河南而走。此話不題。且說那田豹送瓊瑤下山去後，轉身想道：「者乘蘭父子甚是可惡，全不念手足之情。圖產謀弟，那巴州貪官你吃王爵祿，當報君恩，怎們受賄埋冤，害得我姐。姐母子三人三番兩次千里迢迢，走下河南，如今姐姐也毒死了，外甥也出了家，是你者些貪官喪德的，我不殺你一派奸黨，枉自爲個大王，隨帶手將二名，一個叫熊飛，一個叫馬良，都是飛牆走壁的，各帶利刃，假作客商，望巴州去，走了幾天，到了巴州城內，歇了棧房，二更已後，三人飛進衙去，走至二堂，一望無有動靜，站了一會，只聽得二堂側邊一座廂房燈光閃閃，內有人嘆話：「三人走至窻子下，往內一看，見二八一老一少，飲酒叙話，兩個跟班站在

一旁仔細聽來，那老的說：「父台要發慨然，二回有事，又來補敬，就是一百六十兩銀子，叫他找點好足色紋銀，就是那少的說者，陰地後來出的官，比我的官還大些，也不曉得的那昧得三百銀子，就不能夠者老的說，好好就是兩百銀子，列位，你說是甚麼緣故，却說那巴州城外有個肖家坪，坪上坐得有個姓龔的家道富豪，專於恃他財勢，謀人陰地，佔人邊界，他鄰近有個姓彭的爲人本色，有棺好陰地，隔他邊界不遠，他每每與他聘他一味不肯，他才打主意說：「那陰地是他界內的，反說別個佔他的，就在巴州告了，知者官事打不贏，就商量吳秀才進水，那吳秀才年紀六十餘歲，專於包攬詞訟，出入衙門，靠弄冤枉錢過活，終朝三個兒都

死了還不知報還在吃冤枉錢者姓龔的跟他說了三百銀子請他進水他想吃一百兩正在與太爺講生意田豹在外聽得明白知是年輕的是太爺年老的是訟棍進水三人打進門去一刀一個如切南瓜將吳秀才跟班一齊殺了飛出城外走至秉蘭宅外向屋一縱上了房子走到後屋將瓦揭開兩片朝下一看該當那秉蘭天倉滿了那晚兩個兒子在舖子辦載米去了叫兩個兒媳孫兒前來陪他飲酒說你們後來要知報恩可憐爲你們謀分絕業費了許多心者下才算穩了今夜多敬我幾杯落心酒正在歡飲之際三人飛下來一刀一個媳婦孫兒一並殺了將秉蘭心肝挖出掛在門前當門有個舖子走到後屋屋上揭開瓦朝下一看

見兩人將那米正在發水列位不知者二人就是秉蘭二子良金良玉貪心不足當門開座米房專於發水以賣載米明日要下載故而正在發水田豹看明知是秉蘭二子飛下來把他弟兄也殺了挖出心肝掛在門前將血在粉牆上寫了幾句話不念同地也同天如何謀害把心偏可恨貪官受了賄不與黎民伸含冤母子受盡千萬苦三番兩次下河南那怕不遇包丞相剛刀無情除惡奸後又寫四句云是我是我我真是我你要問我我不躲若問殺人那一个大鹿山前頭一個寫完各自回大鹿山去了不題又說秉蘭之妻王氏也還賢淑見秉蘭父子作奸犯科每每好言規諫反以爲仇曉得將來必遭大禍也不勸了各人帶着兩個孫女瓊瑤

瓊玖在花園拜佛念經那日早飯後見他火手賀老三來在經堂對王氏說道今天者們晏了太老爺還不起來吃飯大先生娘子二先生娘子都不起來是個甚麼講究王氏想道總是昨夜晚與幾個嫩媽賭興吃酒燉了夜才未起來一路說一路走走走到丈夫內室一看血淋淋的大小五個人倒在地下駭得大睜起來賀老三聽見卽忙跑來一看着一驚看見殺了數人走出門外一睜地方人都來看王氏叫人啐良金良玉回來外面又啐道說他弟兄在舖子裡都殺了駭得王氏魂不附體不到一時又聽說太爺吳秀才都殺了地方人驚訝不已見粉牆題詩有詩句細細看來知是打報不平的雖在驚駭却也暗暗歡喜地方人進城報官那下

堂老爺卽刻一同詳府府裡通報上司動了營兵處處捉拏不題又說瓊瑤不日到了河南來在趙虎店中趙虎母子李嫂接住嗟嘆不已問道你是那們逃出來的瓊瑤假答道那大王是個重義的聽我把苦情一訴送我銀兩放我下山趙虎說原說吉人自有天相過了兩天瓊瑤從新將呈詞過細做起趙虎帶起瓊瑤李嫂直到開封府正遇包大人坐堂放告瓊瑤頭頂呈詞睜冤大人接了呈詞審明口供當堂具了生死甘結趙虎具了店保仍然歸到店中包大人卽發公文到四川委江南知縣古玉田括骨檢驗果是藥酒毒鉄尺傷命不虛見冤手一家大小被人殺了無所拘拏本縣的官也殺了何以對審只得親身到開封府呈上傷單包大

人看明卽陞玉田實授巴州將此案始末情由貪官受賄埋冤等事奏明皇上聖上倒旨趙荀欽官官相衛罰俸三月以下通江閬中刺州保寧府共兩縣一州一府受賄行弊削職爲民包公吩咐瓊瑤說道你的含冤已明白了貪官也殺了你伯伯父子公孫皆殺了後代已絕帶起兄弟將母靈柩搬回同父親一堆安葬你那伯父尸身七個你要安葬是你的好處伯母是个好人你要好生侍奉兩房家務盡歸你兄弟早些回家瓊瑤叩頭而去回到店中拜謝趙虎母子要趙虎送他回去趙虎應允又到真武觀取回兄弟拜謝道人說回家之後寄銀來與菩薩裝金又到白衣菴中請脚子搬遷靈柩拜謝尼僧亦許寄銀裝金瓊瑤良英李嫂趙虎同

脚夫望巴州而來不久到了屋伯母接住大放悲聲言道姪兒姪女把你姊妹受者大的苦難你伯父當日不聽我的話到底遭了惡報如今斬草絕根只剩你兄弟一人諸事還望你姊妹量大不記死仇瓊瑤言道者是姪女姊妹的苦命也怪不得伯伯哥哥如今也不說了你老人家放心總要敬奉你於是看就吉日將母親伯父哥哥的靈柩開吊祭奠良英主喪三親六眷遠近朋友都來下吊無一个不嗟歎瓊瑤是个孝義兼全的女子祭後送上祖塋安葬已畢趙虎住了月餘回去瓊瑤秤了二百銀子作謝敬與趙母帶綵緞二疋又寄五十兩銀與真武觀裝金寄四十兩白衣菴裝金對趙虎說恩兄回去路過古府煩兄到府問婚姻一事看是

幾時于歸，趙虎去後，命岳在仁辦些禮物，酌答張化堂夫婦。在仁掣了禮物，不日到了化堂家下。化堂夫婦不甚其喜，問其伸冤情由。在仁一一說了一遍。化堂道：「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收了禮物，留在仁要了幾天，一日問道：『在仁，令外孫定了親事，未曾。』在仁說道：『尚未定親。』化堂說：『煩翁台作媒。』晚有一女，不棄許與令外孫爲婚。在仁應允，次日告辭。化堂書了庚帖，交與在仁，送出門外。在仁將化堂許婚一事，現有庚帖收下，不題再說。趙虎回河南，路過古成壁家下，到屋題起瓊瑤婚姻一事。那時成壁已中了舉，言道：『令妹另許別人，我無力招贅。』列位有所不知，那成壁拏着者好才貌兩全的女子，爲甚悔親，見瓊瑤拋頭露面，先到有母親兄弟一路，至

後孤身一人，撞州過縣，又遇大鹿山大王搜過的，又嫁跟張化堂的，焉有不失節之理？我是个舉人，豈要者殘花敗柳的賤人？見趙虎來說親事，也不說明，只說無力招贅。各自另擇高門。趙虎不便深說，告辭回家，將絲緞交與母親，又將瓊瑤謝銀二百作酌。趙母不勝歡喜，次日又在真武觀，白衣菴將所寄之銀，如數交與兩處住持，交付已畢。在家住了幾天，與母商議說：『古成壁不應允婚姻，趙母說：『你要與瓊瑤妹妹去回信，他是作指望的。』趙虎不敢辭勞，又往巴州而走，到了巴州，來在瓊瑤家下。瓊瑤接住，問及古姓婚姻一事，趙虎將成壁原話說明。瓊瑤不甚驚異，心中想道：『當日母親在他家中，與婆婆定婚，金鐲爲憑，想我趙瓊瑤才貌雖不在人

上也不在人下如今那們又悔親者是甚麼緣故想了一會哦有
了那古成壁見我孤身一人撞州過縣拋頭露面張家也討過大
王也搜過焉有不失節之理他是堂堂一個舉人豈討者樣親事
的定是如此私下寫封書信交與趙虎那趙虎携書又到古成壁
家下此時成壁已會了進士趙虎將書呈上成壁折書一觀上寫
道詞未曾提筆淚沾襟多拜丈夫古先生當年婆婆把婚定如今
忽然反了情你的妻子自思忖丈夫不說奴知因三番兩次東京
送拋母別弟一孤丁始而作妾嫁張姓繼而大王搜山林拋頭露
面失閨闈說不失節哄誰人不知妻子心拿定縱死終是同水清
雖嫁張姓未合色收爲義女當親生大王重義把銀贈鞍馬一疋

送東京丈夫若還不肯信對着蒼天誓盟瓊瑤若有心不正五雷
不容碎其身如若再疑心不正寧可盡節赴幽冥後又有詩一首
云千里一綫結絲羅姻緣前生早定過片言指出鴛鴦路百兩定
成鸞鳳窩自是金藤依玉樹那容凡鳥占喬柯牛郎漫許猜疑處
準備佳期渡銀河那成壁看完發个冷笑對趙虎說道令妹者好
冰清玉潔的女子豈少門當戶對我已一心另娶莫作指望煩你
原書帶回那趙虎見成壁不久只得背地到後堂對他母親夫人
告知夫人說我每勸他總不依我的叫我又那們做不如去到巴
州任上與他父親說知看他如何居處趙虎只得又轉巴州見古
玉田玉田修書回家責備成壁停妻不娶於理不合命人送回家

下成璧終是不允。寫下休書，命人送與瓊瑤。瓊瑤無奈，收拾銀兩，同趙虎四下河南，要到開封府告成璧無故休妻。一日到了東京，落在趙虎家下。趙母接住，填謝贈銀送緞一事。此書不題。又說大鹿山田豹兵廣糧足，蠟蠟共有十多萬。那湖廣遭大旱，乘此機會，殺下山來，搶州奪縣，勢如破竹。各州府縣文書告急，晝夜不停。無奈西京地也反，朝廷兵馬出完。此時束手無策。那湖廣張化堂見賊勢難當，與妻商量上川避難。於是收拾銀兩數千，往四川而來。走了十餘日，到了瓊瑤家中。岳在仁接住，叫良英接了化堂夫婦。化堂夫婦見良英一表人物，不勝歡喜。問瓊瑤在那裡去了。在仁將古成璧悔親之事說了一番。化堂不勝嘆息。此書不題。又說瓊

瑤在東京做了呈詞，到開封府告了。包公批准，拏帖帶人去請古成璧。過了兩天，成璧瓊瑤到案。包公坐堂，先問瓊瑤係為甚麼來告古成璧。從頭訴來。詞大人要問聽奴稟。瓊瑤是奴幼小名，只為父親報仇恨。母子祠堂去安身。那年七月大雨淋，成璧驟雨到寒門。送他書房去安定，翻倒呈詞問母親。母親將父受冤稟從頭一說分明。成璧聽得心不忍，指引母子下東京。說他家住某州郡。到此務要進他門，多蒙成璧將銀贈去。後母子便起身，路過他境把門進娘與他母面定親。金錫銀兩作憑証，方叫趙虎上他門。題起親事，他不久。趙虎無奈轉回程。二次奴又修書信，成璧還是不允婚。他母勸他終不肯。他父聽說怒生嗔，修書責備送回郡。如何不

娶把妻停成壁心事如鉄硬。要他招親萬不能。無奈今日來跪息。大人台前把冤伸。瓊瑤說畢。包大人又問古成壁。然何停妻不娶。那成壁說道。大人要問請聽。諷大人要將此事問。細聽門生說分。明瓊瑤本是女子性。三番兩次下東京。母死弟離身不正。拋頭露面敗閨門。黑蠻也曾下過聘。又還作妾到張門。大鹿山前過路徑。大王樓去作夫人。門生堂堂一詞林。豈配殘花敗柳人。若要門生把婚定。甘受賞罰萬不能。成壁說完。包大人向瓊瑤說道。非是古進士不招你。奈何你被人娶過兩次。又被草寇擄過的。焉有不失節之理。瓊瑤聽得此言。又說道。詞瓊瑤女子復又稟。尊聲大人細詳情。怎奈伯伯心不正。私許黑蠻姓王人。元宵之夜不放信。估搶

奴家去王門。奴在轎內曾吊頸。母親趕到救殘生。二次伯伯狠毒甚。賣與化堂作妾身。奴家節操拿得穩。將計就計好脫身。暗將靈牌來抱定。周身孝服白如銀。一到張家淚長傾。懷抱靈牌跪埃塵。將父冤仇細辨論。化堂夫婦不忍心。不作妾婢施惻隱。收爲義女當親生。後雖被擄。遭幸大王重是重義人。聽奴訴出冤屈景。鞍馬相送贈路程。磨難雖受有幾等。無點污穢如冰清。還望大人懸明鏡。冤明盡節死甘心。瓊瑤訴完。大人說道。依你說來。未失節操。但失節未失節。你自己才明白。就是失節。逆難之中。出不得已。姓古的不招你。幾多高門大戶。何不另配別人。瓊瑤道。大人在上。姓古的招與不招。是淡事。但女子一生聲名要緊。大人把冤伸明了。小

女子不要姓古的招，也不另嫁別人，各自盡節而亡。大人說要伸冤，除非辦你有節無節。怕的是辦出無節，豈不是當面丟醜。瓊瑤道：大人儘可嚴辦。小女子且下甘結，如辦出無節，甘伏刀鋸。大人吩咐，挈金盆打盆清水，放在堂上，將瓊瑤中指殘破。若有節，血滴如珠，無節，血散。殘破之時，大人下公案一看，哈哈大笑。對成壁說道：道者好，有節有孝有義有才的女子，你還不要你。成壁向盆內一看，滿盆血珠，顆顆皆圓。成壁跪下，遵大人教訓。瓊瑤冤枉已明，說道：古進士妻子失節未失節，成壁道：者是爲爾之疑了。瓊瑤道：冤屈已明，我也不要你招，遂向堂柱上一濺頭昏，死在地。成壁即忙扶起，抱在懷中，度氣半個時辰，才睜轉來。大人吩咐成壁，啞乘

轎子抬回公館調養。養好了，我自自有道理。成壁將瓊瑤抬回公館，養傷不題。包大人將此案如何代父伸冤，四下河南，被人娶過，搶過，都未失節。滴血成珠，一一奏明皇上。皇上龍心大喜，後宮娘娘知道歡喜之至，封瓊瑤爲節孝宮主，東宮娘娘賜珍珠燈一對，以作洞房之喜。賜成壁爲翰林院候傷全愈，到宮中成親。先行君臣禮，後叙夫妻情。一道聖旨，曉諭保寧府與宮主脩造節孝宮，不題。又說成壁將瓊瑤抬回公館，請醫調治。那瓊瑤兩日不進飲食，成壁說了多少好話，任了多少錯。瓊瑤總不采他，一心要死。到三天上，總不進茶水。成壁着了急，只得跪在瓊瑤面前，說道：瓊瑤姐，丈夫不過錯疑了你，我男子頭上有黃金，我大小是個進士，見皇上

才跪見父母老師才跪今日跪在一女子面前不是重別樣無非重你節孝可嘉說罷眼淚長傾瓊瑤見他如此雙手將成壁扯起夫妻重見一禮言道者是妻子的命苦非怪丈夫錯疑於是夫妻次日到開封府拜謝包大人到宮中與皇上娘娘謝恩結拜洞房花燭擺宴已畢仍回公館不題且說田豹造反銳不可當各州府縣文書告急朝中無將聖上憂悶在心那日娘娘召瓊瑤陪宴娘娘歎及田豹造反一事說道你父王爲此事甚是憂慮瓊瑤奏道女兒無功受恩無可圖報願托父王洪福前去招安反寇娘娘言道兒是女流怎麼去得瓊瑤奏道那是有仁義的寇從前把兒擄上山崗女兒告以父仇冤情仍然放了女兒還賜盤費鞍馬只要

父王賜兒三道赦表赦了反寇已往之罪女兒不用一兵一將招安回朝與父王保定江山娘娘道兒回公館候旨次日娘娘將瓊瑤之言奏明皇上皇大喜命古成壁捧旨隨宮主到大鹿山去招安半副鸞駕送出午門外那成壁與瓊瑤不久到了湖廣大鹿山田豹接住見頭戴鳳冠身着霞佩宮主的打扮問道姪女怎們到此地位瓊瑤將父仇三回才告准貪官兇手不知何人殺了又將古成壁悔親一事後來四下河南包公怎樣斷法後奏明皇上封爲節孝宮主從頭一一說了一番田豹甚喜言道者是姪女節孝之報但那貪官與你伯伯祖孫七人是我所殺瓊瑤此時方才知道又說道姪女此來不爲別事爲舅父全家保身而來田豹云

何出此言。瓊瑤道：想舅父在此爲王，搶州奪縣，殺傷百姓千萬，焉得無罪。此時大兵平服西涼去了，異日大兵回朝，馬踏大鹿山，舅父進退兩難，終無了期。常言道：知時務者爲俊傑，昧先機者非明哲。不如聽姪女相勸，掩旗息鼓，有姪女保奏招安回朝，將來不失封侯之位。田豹說道：好道好，我想當日大開保寧府，又殺貪官，並你伯伯父子，今日搶州奪縣，生民塗炭，些罪如何得了。瓊瑤道：者是姪女早已料就，在父王請了三道赦表，赦除已往之罪。田豹道：既是如此，聽其姪女所爲。瓊瑤叫成璧捧出赦表，焚香跪讀。田豹接旨讀畢，田豹謝恩，大擺酒宴。次日將黃金、白銀、大賞、蠶蠟，吩咐道：你願當兵者隨我一路去，不願者各自回家。吩咐已畢，蠶蠟

不一時散完，只留一千多人。田豹傳令火燒大鹿山，撤了反字旗，與宮主起程回朝招安。浩浩蕩蕩，不久到了東京城。田豹自己縋綁隨宮主上殿，瓊瑤將田豹招安之事一一奏明。皇上龍心大喜，命武士解綁，封田豹爲參將之職。田豹謝恩下殿，瓊瑤又奏道：兒臣四下河南全仗趙虎之力，家下還有兄弟名良英，父母坟墓未修，且而張化堂夫婦重義，還未拜謝。外祖岳在仁料理家事，尙未報答。奏畢，皇上心喜，封趙虎爲中軍，開封府効力。張化堂欽賜員外郎，趙良英恩賜進士，岳在仁欽賜八品之職，頂戴榮身。又賜瓊瑤黃金萬鎰，綵緞千疋，每年在巴州領餉銀一千。瓊瑤下殿拜謝，包大人起程，文武官員送出午門，沿路支會各州府縣官員免迎。

免送，不久到了巴州城，古玉田接住，好不歡喜。瓊瑤夫妻拜了公，公到了節孝宮，殺猪宰羊，親戚六眷前後慶賀半月。瓊瑤命工匠修造父母伯伯哥嫂坟墓，又與兄弟完婚。後來良英成璧官到，尙書之職，從者一案看來，人巧於機謀，天巧於報應，世之損人利己，圖產害命者，可不戒哉。

金玉滿堂

徽州有一人，姓葉名元善，娶妻何氏，生二子，長名華堂，次名茂林。天性俱極孝友，長子華堂娶妻李氏，名善瑜，事奉公婆亦極孝敬。次子茂林未聘家計，寒微弟兄無力奉親，不得已在州內喫分軍糧，不料邊關作亂，調取徽州各郡兵馬，二子臨行，善瑜備辦酒餚，與弟兄餞別，說道：承妻羨意，爲夫咽喉，哽哽吞之，不下有幾句不盡之言，賢妻請聽。正是世間哀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離。諺葉華堂含珠泪，聲聲嘆氣，臨行時苦叮嚀，李氏賢妻爲夫的，有句話吩咐於你，未啓齒，不由人眼淚先滴。有話請講，悲泪怎的家庭中別樣事，夫不挂記心懸懸，丟不下老母老爹，搵兒子討媳婦，非爲別的，無非是爲

防老孝順庭幃爲夫的去邊關萬不得已望賢妻事父母孝順莫
逆舊衣衫常補綴勤勤漿洗奉飲食體饑寒朝夕無違千斤担交
與你不可大意替爲夫盡孝道神靈知悉此杯酒夫挈來祭奠天
地望神聖保二老白髮齊眉○善瑜道夫君放心媳婦事奉公婆
這是理所當然何必望虛說畢將酒捧至茂林面前說道二叔請
用酒茂林捧酒流泪道嫂嫂呀諷見尊嫂忙下禮何必行兩眼不
住潸悲啼吃王錢糧非兒戲爲國忘家也應宜此去邊關數千里
或吉或凶料不的堂上爹媽交與你早晚侍奉耐煩些嫂嫂能够
把叔替弟兄乃能放心意此酒放在席前寄煩嫂供與爹媽喫○
善瑜道二叔寬心前去諸事自有爲嫂代但願你弟兄們馬到

功成早去早歸弟兄當時拜別父母登程而去自葉華堂弟兄去
後李氏善瑜愈加小心凡飲食不敢私嘗衣物不敢自愛未上數
載漸漸日食難度善瑜忍飢受凍只望丈夫二叔歸家便有出頭
之日誰知十有二年杳無音信善瑜喂猪紡綿靠着一雙手賺得
幾合米來只好供養公婆自己待公婆食畢然後用米湯煮些菜
蔬充饑二老見善瑜每餐待食畢煮吃便疑其私食好食二老越
疑越真心中大怒將善瑜叫出堂前大罵道○罵一聲李善瑜心
頭冒火做些事壞天良全未思索你丈夫臨行時諄諄說過原教
你盡孝順事奉公婆爲甚麼吃飯時你不來坐等二老散了席另
行燒鍋想必是好飲食藏藏躲躲背地裡獨一人好喫好哈莫不

是因家貧嫌賤於我只惡得年邁人捶胸蹬脚都只說討媳婦有個結果誰知道費心力靠之不着小賤婦細思想可也不可休怪我嘴巴多做事刻薄○善瑜想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若直言不但傷公婆之心且反彰公婆之過不免將錯就錯上前陪罪才是○李善瑜跪堂前自家認錯尊公婆請息怒細聽兒說千不是萬不是背地燒火瞞公婆喫飲食罪重山河從今後盡孝順真心改過望公婆恕兒罪多把頭磕○二者道不深怪你起去務要一同坐喫善瑜不敢違命唯唯順從事後想道我若同食公婆必不能飽若不同食反加觸怒這又如何是好左思右想道待明日喫飯自有道理次日善瑜將飯與菜一並煮好便將菜中老的擇出一

半嫩的放點油鹽連飯置於棹上自己碗中撲一茶杯上面用飯蓋定然後請公婆向席喫飯或時捧茶或時捧湯耽擱一會公婆早食完散去自己之飯未吃半碗仍將菜羹和些米湯將近半年元善向老婆說道這婦人莫非碗內藏着好食等我們去了然後私吃不然怎麼這樣遲延何氏道若講他吃好的又如何這般飢瘦其中必有緣故明日便知端的次日吃飯善瑜去灶頭捧茶何氏將筷子向碗中一插只見一個茶杯一翻而轉元善夫婦一見不覺心似箭穿泪如雨下扯住善瑜放聲大哭○哭一聲媳婦兒實在好苦不由我年邁人痛入心腹你的夫與二叔邊關遠去丟下我三口人十年有餘奈家貧無銀錢日食難度虧媳婦一双手

紡花喂猪，雖不能似富豪席豐履厚，每日間也不斷兩餐稀粥，前日裡錯怪你飯後私煮諒，必是哈米湯喫點菜蔬，強逼你同席坐，故意支吾，席散了一碗飯，還是原物，只說是碗中間有甚緣故，萬不料覆茶杯上把飯鋪，我二者一見得刀插肺腑，鐵石人知此情，也要啼哭，這都是善瑜兒孝心純處，但願你子兒孫官蓋皇都。○善瑜連忙跪下道：「只要公婆寬心，媳婦縱然苦死，也是理所當然。」二公婆不必替兒憐恤，二老聽說喜之不盡，再說是年冬月天氣寒冷非常，二老受凍，不過向善瑜說道：「媳婦兒呀，寒冷得緊，恐怕殘冬難過。」善瑜大驚流涕道：「公婆耐煩，一時待媳婦翻檢箱內便來。」遂走進房中，想道：「十多餘年，只好攪口馬能製穿。」二公婆如此

叫冷，又向那裡得衣服呢？哦，有了，想我身旁尚有濫袂襖一件，破馬褂一件，不免脫下來，散與公婆，也好度過殘冬。於是脫下與公婆各穿一件，何氏不忍，說道：「媳婦兒，你又穿甚麼？」善瑜道：「公婆不必望慮，兒箱內還有善瑜走進房中，自己身上只有兩件破衫，不覺寒冷打戰，細想道：「這衣是後來興的，上古未製衣時，曾聞穿樹皮，着草衣，又想樹皮可穿，就莫如棕，遂暗地剝些棕來，夜坐燈前，一層一層縫將起來。」○李善瑜坐燈前，自把棕砌，細思想貧窮人好不慘，慄攪得口難攪穿，打盡主意，怎比得富豪家，滿身狐皮，一更裡掄棕線，絲絲抽起，一尺五，二尺六，長短不齊，分兩股，合一根，鴛鴦交遞，痛奴夫到邊關，永無歸期。二更裡線績成，粗中有細，進一

針出一針，兩眼淚滴，奴縱然受凍冷，權且遮體，只可憐二公婆身上戰慄。三更裡，接棕袖手腕，自比一要短，二要窄，舉動合宜。奴在家受冷凍，到有妙計。奴夫君在邊關，怎樣下席四更裡，開棕領圓圓剪起，雪風飄冷徹骨，手僵難提，耳聽得二公婆牙床嘆氣，想必是被蓋薄，睡不安席。五更裡，綻紐絆殘燈，常別恨油乾，燈草盡好不着急，雖縫就一件襖，未把眼閉，只好比耕田人雨中蓑衣，千行淚，百行針，萬不得已，誰憐我李善瑜身受窄逼，這身旁防火燭，自家仔細，奴只願二公婆身體安逸。○善瑜縫畢，穿於舊衣之中，雖然硬撐到也不甚寒冷，過了數日，元善夫婦見他穿得厚實，疑其內穿好衣，問道：媳婦兒你身上穿着甚麼衣？善瑜笑道：兒穿的是

千絲襖子。何氏想道：我二者連布衣都難縫，媳婦還有千絲襖子穿，不免明日借來走走人戶，也得個體面。次日向善瑜說道：爲婆在家坐傷了，想去看姨娘，奈莫衣穿，不好意思出門。今日天氣晴明，把你編絲襖子借爲婆走走人戶，不得弄壞你的。媳云：婆婆這編絲襖子穿起是不體面的。媳云：噫，莫講那祈福的話，到的是絲編的布的，怎麼比得上。媳云：婆婆在上這衣一則顏色不正，二來又怕火。媳云：是甚麼顏色？媳云：是棕色。媳云：管他娘棕色也好穿，細衣我都曉得愛惜，不在火邊坐，就是。媳云：婆婆這衣實在不好看，何氏變臉罵道：賤婦明明你不肯借，說甚麼編絲都不體面，棕色都不好看，好脫下來。善瑜哭泣說道：婆婆息怒，容媳婦脫下，善瑜將面衣脫

了現出一件棕衣何氏一見氣倒在地善瑜卽忙扶起半晌醒來
不覺放心大哭○上前扯住媳婦手兩眼不住泪雙流跟着爲婁
把苦受皆因前世未曾修前日冷得渾身抖不該向兒把衣求脫
下袂襖不吝口可憐你身現出肉媳婦口口說你箱內有只說好
衣果存留前日見你穿得厚你說襖子是絲綢一心借把人戶走
出門上下遮遮羞左講千絲來編就右說棕色防火爛到是爲婁
猜不透只道不借反添愁因此逼你才發怒誰知脫出像棕襖可
憐媳婦賤似狗怎不教人哭破喉善瑜爲婁錯怪你莫惡念我顯
懂白了頭兒能孝順天保佑保佑你子孫世代做公侯○善瑜寬
慰說道公婆不必憂慮媳婦穿此棕衣常常發熱何氏說道這是

你年青人火氣大故能受此前熬各位這李善瑜乃是個行孝的
媳婦而善瑜宅邊却有一個不孝的媳婦名叫秦秋娘他的丈夫
包世富公公包芳婁婁吳氏這吳氏二者只想與葉家同居李善
瑜在公婆面前這樣行孝或者秦氏媳婦見了也曉得盡孝誰知
秦秋娘生成一個橫性一張利嘴不論公婆若惹着他便亂咒亂
罵全不知道孝順一日婁婁叫他洗衣秋娘黑起臉嚷道甚麼牛
皮不拏去裝尸拖犁都拏來要我與他銷放在脚盆兩擺便拏去
晒起吳氏說道秦女子呀你那性子要不得怎麼好樣不學你看
隔壁葉大嫂呢秋娘說道他好只了得他他不過登仙我不過變
牛吳氏聽得含泪進房去了秋娘一人在外打家拌伙他有一小

女方兩歲在階簷上坐起見娘放潑便嚇得哭秋娘走去幾耳巴罵道把你這背時婆娘踏得發燒了一天坐食現成還不耐煩哩吳氏出來問道秦女子不是在罵我嗎秋娘答道我罵這小背時的，那個罵你你不是肯認臭屁吳氏被他媳婦抵觸一番惡氣不過坐在門口啐天痛哭○獨坐家中把苦訴天○吃現成的還講苦人生在世莫來由天○不該只說養兒有靠處天○不該病討了媳婦就出頭天○要誰知事事把我惡天○討沾動發潑像牯牛天○生橫出骨頭惟願閻王早勾簿天○那哈阿彌免在世上為厭物天○眼不訴一句來應一句天○不答應難道菩薩無眼目天○看不府君家中主天○他管得灶上雷神爺爺是活佛天○冬忤逆不孝切雷鑽了土

莫怨天○大神快來把這潑婦收天○打不吳氏哭訴一番收淚必有大量進房去了隔壁李善瑜聽得吳氏哭一句秋娘答一句心想這個婦人後來定遭雷劈不免喊他過來勸化一番也是我的好處便走去將秋娘呼來秋娘至家坐下便喊葉大嫂你看我屋媽嘴巴又多皮氣又不好沾動不是罵就是打今天叫我洗衣我已洗了晒起還罵我不洗三到我講那個衣都洗三到只要乾淨就是就講我冲犯了他便啐天叫地訴長訴短的哭葉大嫂你看惡不惡人善瑜勸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既為人家媳婦就當盡媳婦的道理才算得一個人秋娘問道有個甚麼道理善瑜答道要問請聽○包嫂嫂請坐下聽我細嘆論為媳有道理難以盡言書傳上

講得多我曾聽見說公婆待媳婦恩德如天他又未生我縱然是未生你少這磨難難道說你丈夫不是他攪他無兒你把誰件除非是削了髮去進尼菴自定親與婚配事事備辦那一件不關心不費銀錢他有來的我爹費銀錢用心機就不上算細思想你終身靠着那邊必不能在娘家天天吃飯舅子哥誰把你送老上山干畝田你不能分受半點百年後還是受婆家香烟倘為媳全不把公婆在念難道你就無有做婆之年你媳婦也照舊把你樣檢又看你為婆的安也不安二爹媽攪養你望爭體面若不孝有何臉上你門前你丈夫在外多難盡孝念娶你來原望你替奉高年况忤逆遭雷擊報應活顯若不然都為惡誰

個怕天包嫂嫂從今後把心改變莫觸怒公與婆菩薩喜歡壽又長福又大那些不便若不信打阿鼻萬劫難翻○秋娘聽了說道承葉大娘相勸這些都是好話從今以後我盡孝道就是善瑜穩他問道若不盡孝秋娘信口盟誓若再不孝雷打火燒當時半空中雷恨了一聲秋娘還笑道雷回去了天上都擺起席了歸家去好了半月過後仍舊如此善瑜每每相勸他總說自家有理公婆不是正是頑石尙有點頭日惡人終無轉念期再說葉元善與何氏夫妻二人身處貧困一則欠着兒子不回二則憐着媳婦受苦不覺憂鬱成疾臥床不起善瑜想請醫調治奈家無半文看看病體沉重善瑜慌忙無措只得手捧信香當天泣訴不止○李善瑜

捧信香，當天下跪，今禱告虛空中，過往神祇，都只爲家貧困，時衰運退，奴的夫到邊關，十年不歸，二公婆染病患，牙床久睡，無銀錢，備醫藥，令人魂飛，人都說災星重命，犯五鬼，奴只怕風前燭，一氣不回，因此上跪階前焚香謝罪，願將身替公婆，把奴命追，再不然，減已壽，十一二歲，添公婆年邁人，免其凶危，這是奴出至誠，永不失悔，望天爺鑒凡情，大發慈悲。○善瑜捧香泣訴三個通宵，至第四夜，忽然昏悶睡去，夢見三位官員告曰：吾三官大帝，已將爾孝奏聞上帝，奉旨加爾翁姑壽一紀，賜錢八十萬，注名祿籍，夫弟即賜一品官，說畢，只見天官用袖袍向門上一拂，連書數字而去。善瑜一看，乃是金玉滿堂四個大字，不覺一喜而醒，次日見公婆

將要說明，只見元善笑道：昨夜一夢甚奇，夢見我家門上懸着金玉滿堂的匾額，何氏說道：我亦有此夢，合家驚喜，後過一年一日，清晨門未開，只見滿屋黃金白玉，不計其數，元善大喜，急忙擺列香案，拜謝天地。公葉元善見金玉揚眉吐氣，妻有何氏捧香燭，急忙屈膝，媳李善瑜跪後面暗暗歡喜，公萬不料老運亨，還有今期，妻這都是媳婦兒孝感天地，媳這還是二公婆福壽並齊，公看起來，行孝人有名有利，妻守貧窮，受辛苦，天自憐恤，媳菩薩說賜夫弟高官及第，公那時節，不少兒鳳冠霞衣，妻蒙上天賜金玉恩德，無比，媳願公婆轉少年，壽享期頤，○元善自得了金玉身體康健，精神加倍，將金玉變換果得錢八十萬，修造廬舍，置買田園，竟成

巨富閒來無事，悶坐家庭，正在思念二子，忽聞人言葉大人歸鄉祭祖，不一日，只見人馬簇擁而來，二老心驚胆戰，旗門開處，二人下馬，一見二老，急忙跪拜，二老忙扶起，說道：「大人乃民之父母，折殺老百姓了。」那大人說道：「兒乃華堂茂林，二老拭了雙目，定睛看道：「你是華堂茂林嗎？」兒正是。噯呀我的痛心兒呀。○糊糊塗塗，如夢裡，手扯姣兒，好慘悽。自從一去邊關地，十三四年無消息，可憐家貧如水洗，苦你房中李氏妻，紡花喂豬不歇氣，一要搵穿二盤，吃日食菜根無顆米，孝順慇懃未忤逆，頭次碗中撲杯底，二次寒冷穿棕衣，三次焚香願滅祀，只因二老染病疾，孝心感動天，合地金玉滿堂，賜期頤，因此家中才順遂，修造樓房立地基，夜來望

兒眼不閉，白天望到日落西，只說父子長拋棄，誰知相逢在今期。茂林滿了二十歲，華堂臉上挂了鬚，只說大人把祖祭，老眼昏花認不的，雙雙榮耀誰能比，一對英雄萬人敵，不枉爹娘常望你，今日也得展愁眉，合家喜上又添喜，大擺筵宴會親戚。○元善問道：「孩兒官居何職？」因何到此地位？華堂道：「弟兄出征邊地，賊勢猖狂，不能平息，去歲弟兄夢神指示，一戰成功，龍恩寵愛，官拜大將軍，二弟官受都指揮，滿門俱有封贈，於是擺宴大會親朋，遠近俱來奉賀，隔壁包芳亦送禮，吳氏想來吃酒，奈無衣穿，心想媳婦上坡去了，到他箱內取件穿起吃酒，回來仍放原處，諒他不知誰知，剛要出門，被秋娘回來看見，說道：「老婆子那衣是那個的？」吳氏一時

應答不出臉紅道是我借的秋娘走來將號記一認罵道別人的屁股把跟你遮臉把你這賤婬娘賊眉賊眼只想去吃混席莫穿我的各人羞死算了吳氏道秦妹崽好互是你婬婬嗎那們罵得出口嘅秋娘道你那樣兒也像個婬婬像那告化婬婬各人手脚不乾淨怪我出得口秋娘一面罵一面就要脫衣吳氏以為穿殘了不肯脫秋娘氣來便將衣扯得碎濫反不許吳氏趨腳就要陪他吳氏氣急胸上幾捶連呼兩聲天哪天這樣惡婦都不收拾誰肯信神話未畢只見青天白日一道黑烟從空而下霹靂一聲將秋娘打死渾身燒焦刺出心肝遠近之人無不驚駭秦家備棺安葬是夜復一雷將尸打得粉碎亂掛樹梢被烏雀食盡葉華堂見此事於宅邊修一雷祖廟以彰靈異從此案看來李善瑜以孝而獲富貴秦秋娘以逆而遭雷火世之為媳者可不知所法戒哉

嫁嫂失妻

杭州有弟兄二人姓趙兄名元清娶妻何氏弟名元真娶妻謝氏父母雙亡弟兄俱無子女元清自幼學業未成嘗從父親到廣東販賣綢緞一日將綢緞辦齊要往廣東發賣因他兄弟各佳遂吩咐妻子辦了幾個盤碟叫弟元真過來對他說道賢弟呀愚兄今日叫你前來非為別事因兄要到廣東一往有幾句言語賢弟聽道諷尊賢弟漫飲酒聽兄細講兄今日把來由細說端詳因只為兄幼年學業未廣從爹爹到廣東另習一行賣綾羅與綢緞來把家養又不幸二爹媽相繼而亡兄如今辦貨物體父志量家務事煩賢弟替兄承當兄此去要歸家一年不上那時節與賢弟共富

安康元真聽說哥哥要出門貿易凡聽哥哥要出門對弟來講弟

這裡承兄命焉敢荒唐恨愚弟不能夠與兄同往凡百事弟自願

一力承當請哥哥放寬心大胆前往到異日方纔見愚弟衷腸此

一番弟不願哥哥別樣但願得貨價高勝過平常得大利早歸家

免望那節弟兄們同享安康元真弟兄嘆叙一陣各自安宿

對夫哭道奴的夫去貿易廣東一往不由奴這一陣淚下幾行在

中途早投宿謹慎為上有財帛防小人緊緊收藏此一番出門去

須早回望免得妻在家中欠望心腸還有句要緊話不得不講望

夫君聽心中仔細思量切不可穿花街並宿柳巷一花錢二損德

三誤時光二叔叔他平日為人矯枉怕的夫未歸家禍起蕭牆為

妻子話雖蠢須記心上但願夫得大利早早回鄉元清見妻子流

覺流淚道叫賢妻你不必叮嚀細講這些事夫心中自有主張但為夫

也有句知心話講說出來我賢妻緊記心旁閑無事休得要出庄

探望悶來時守閨闈除却艷妝切莫學王三巧誤把節喪因望夫

到後來醜聲外揚非是夫今日裡把古來講不避嫌怕旁人說短

道長夫此去約歸家一年不上我賢妻須耐煩度過時光元清

吩咐已畢叫他妻轉去他就向廣東而去及至廣東貨未發完因

在途中受了風霜不覺染病在身梗梗害了八月方得痊愈此時

心想回家奈賬目未收齊他見廣東零貨賣得就坐在廣東隨買

隨賣不覺流光荏苒就是三載他兄弟趙元真在家朝日搖錢賭

博輸得莫路，心想哥哥出門，原說不上一年就要回家，如今三年未回，大約死在廣東，也未可知。這幾天又輸吊了稍，又莫錢還賭博，賬不如把嫂嫂嫁了，又有錢還賬，翻稍又得占哥哥的絕業，豈不幾得其便？好道却好，就是這樣，他豈肯改嫁？不如我在外面鬪絡一個人，假裝帶信回家，說哥哥死在廣東，我纔漫漫弄人去勸看嫂嫂肯嫁麼？主意已定，卽時出門，把人鬪得停停安安，他纔回來，假裝去睡，晌午覺，只聽門外有人在啼，趙二哥、元真聽見故意叫他妻子，同嫂嫂出去答應，他妻子同他嫂嫂出來問道：是那個在啼？那人說：我在廣東回來，你哥哥害病死在廣東，特來跟你說信的。何氏聽說丈夫死在廣東，當時氣倒在地，謝氏卽忙扶起，何

氏呻喚一聲，就大哭起來。聽一言，不由奴三魂駭吊，哭聲夫叫聲天，珠淚嚎啕。奴的夫在家中，那些不好，爲甚麼出遠門，自把命拋，曾記得臨行時，諄諄訓告，說出了多和少，謹戒規條，叫爲妻切莫忘，緊緊記倒，你不過是一年，就回故郊，誰知你一去後，音信俱杳。三年內，並未曾魂夢相遭，苦你妻在家中，受盡煩惱，虧你妻在家中，獨把心操，望夫君如月華，何曾看倒過一天，如一年，那得逍遙，只望夫歸家來，同偕到老。又誰知你一去，頓赴陰曹，害得妻無兒女，把誰依靠？好一比過深溪，半路拆橋，早知你有今日，妻該攔倒，免得夫死他鄉，尸骨外拋。這都是妻前生修積未到，故使妻有上梢，無有下梢。元真見他嫂嫂啼哭，他也假裝出來，哭說道：哥

哥呀，為弟前年勸你莫出遠門，你總要去，這一吓你到死了，把嫂丟在家中，莫兒莫女，怎麼開交哦？又隔不多時，轉勸嫂道：你也不必啼哭，弟不久辦點盤費，要到廣東把哥哥的尸骨攪回，一來全嫂嫂恩愛之意，二來盡為弟手足之情。何氏聽說，若得二叔如此好心，為嫂感德不盡。於是何氏穿了孝服，設起靈位，朝日啼哭，纔隔不兩天，何氏正在靈前悲哀，只見謝氏來在靈前勸道：賢嫂嫂，且莫哭，側耳細聽弟媳把言語細說分明。哥哥死，你兄弟要去探問，攪尸骨歸故鄉，他纔甘心。我嫂嫂又何苦悲傷過甚？那有個人死了，又能復生。愚妹子有句話，要把嫂問，但不知賢嫂肯不肯聽？二婦有甚麼話儘管說 丈夫死，從子嗣先賢議論我嫂嫂無子

女又靠何人，到不如到不如，另跳步解去愁悶，叫你弟弟。嫂嫂選個高門，何氏聽得此言，即忙止住道。二婦嬌說此話，惹人談論，婦人家不守節，其罪匪輕，雖為嫂無子女，皆由命定。若另嫁，又添罪，何以為生？況婦女能守節，天必憐憫，或賜福，或賜壽，鬼神皆欽。不但於生時前羨名留定，死陰司也有面去見閻君。塵世上好嫁的幾人，昌盛非短壽，即折福，終身受貧，縱前生修積好福祿，無損身死後見前夫，賬難算清。勸二婦從今後此話休論。嫂縱死九泉下，不肯嫁人。謝氏聽得嫂嫂此番言語，知他意不可改，不敢再勸，就去對丈夫說：那個婆娘，口緊得很，看你打個甚麼主意。元真聽說嫂嫂不肯改嫁，當時心都冷了，這又如何是好？又想一想，道：管他肯

宣言五

卷四

嫁嫂失妻

四

嫁不肯嫁等我去把討主找倒再作商量那天出門恰遇打頭放
梢的李四麻子們他要賭博賬他說李四哥我這幾天找錢的主
意打交了有个主意不知得成不得成李四麻子問道趙二哥你
有个甚麼主意元真說我哥哥死在廣東我嫂嫂如今要改嫁你
看我嫂嫂改嫁也還找得幾個好錢但一時找不倒一个好買主
四麻子就拍掌笑道真乃是天湊人緣昨天我上街去有个陳客
商他對我說要討个小銀子兩三百都出總是要人容顏好有尊
嫂那般人本何愁他不討這事我就要去會他元真就同四麻子
去會陳客商說他嫂嫂要嫁陳客商聽說即忙擺出茶來茶罷陳
客商說好道却好我要看過人纔講財禮元真又同四麻子引陳

客商在屋門口暗地把人看了客商十分喜歡就請四麻子爲媒
講定財禮二百兩紋銀客商又問幾時接人元真想道想叫他遲
點又怕哥哥回來想叫他早點接又怕嫂嫂不嫁當時想了个主
意對客商說今晚就接只是有一件我嫂嫂雖欲嫁人却又害羞
又兼之他娘家太近不肯遠嫁恐怕你們今晚來接他要躲藏你
們只見那穿孝服的強拉上轎就莫話說了的客商就將銀子兌
出去打點迎親的事去了元真把銀子統在袖中一直回家去了
正撞着他嫂嫂在靈前啼哭他嫂嫂見得兄弟回來又見弟媳把
元真接倒元真又指着袖中在笑謝氏問統的味子只見元真丟
个眼色他兩個一並鑽進歇房去了何氏見此情景可疑他也不

哭了就悄悄走到弟媳卧房後面竊聽只聽見謝氏問道是那裡來的銀子元真說就是嫁那婆娘的約定今夜來接人謝氏又忙問道你者老子喲怎麼不約這些約他今夜來接他今夜不嫁看你又那們做元真說道虧倒你說我就怕他今夜不嫁才打主意回來叫你弄酒把他勸醉我又與客商說了叫他見穿孝服的強拉上轎那怕他不肯依今天也不早了你就忙去弄酒勸他我今夜又不好在屋裡我出去了與你說的事你要好生辦妥何氏在卧房後面聽兄弟夫婦要將他強嫁心中好似亂箭在穿此時想回娘家去路途又遠想在家中坐定又怕人搶即時轉回房中左思右想正是行至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何氏倏然想了一計道我

弟媳要拿酒來勸我待他來時我自自有主意纔不多時謝氏提了一大壺酒又端了兩盤菜來到左邊何氏房中向何氏說道嫂嫂呀哥哥一死莫人親熱你就冷淡了妹子今天弄杯寡酒陪嫂嫂散一散悶何蒙二孀恩只是爲嫂平素不會吃酒到把二孀的好意辜負了謝嫂嫂切莫這們說妹子今天特意弄起來的就吃不得也要吃幾杯何二孀呀爲嫂吃不得酒何必苦苦要爲嫂吃謝只有嫂嫂哈妹子特意弄來的你嫌棄妹子呀何爲嫂怎敢嫌棄二孀實意要我吃要依我一件謝依嫂嫂那一件何二孀平日酒量最好爲嫂實係量淺不如二孀吃十杯爲嫂喝一杯可好麼謝氏暗想這個婆娘今天好不作怪我特意來勸他吃酒他纔說

要我吃十杯他只吃一杯怕吃酒的到沒有醉這勸酒的會醉了
管他我吃酒還好喊他改過杯他不過四五杯就醉了就對何氏
說道嫂嫂呀你改過杯我吃兩杯你吃一杯使得麼何是這樣爲
嫂還是不吃謝嫂嫂怎麼不吃何二孀原知爲嫂莫得酒量兩三
杯就醉了爲嫂吃兩三杯二孀纔吃五六杯二孀的酒量五六杯
甚如未吃爲嫂醉了二孀不醉不如不吃二孀總要我吃我也改
過杯二孀吃五杯我吃一杯依得就吃依不得還是不吃謝氏再
想不吃又怕嫂嫂當真不吃今夜又怎麼嫁得出去也是莫奈何
捨命陪吃遂應道妹子依命何氏又說二孀呀還有一言先要講
過謝嫂嫂還有味話說何爲嫂吃酒二孀親斟二孀吃酒爲嫂也

要親斟謝氏又應道使得於是兩妯娌同吃謝氏與何氏斟一杯
何氏與謝氏就斟五杯謝氏纔吃十五杯口也吃麻了酒也不曉
得勸了何氏只管斟謝氏就只管吃一壺酒還沒有吃完謝氏倒
在几上人事不醒何氏見謝氏不醒人事天色又晚卽忙把孝服
脫下與謝氏穿起自去躲藏纔不上二更時候那討親的人夫轎
馬就來了一到屋來又沒有見人及尋到左邊小房裡見一婦人
身穿孝服醉倒在那几子上原來這謝氏的人本與何氏不相上
下又加上吃了酒的面如桃花十分可愛陳客商見了驚道這婦
人不是白天看那一個白天看的還年長點這婦人還年輕些管
他是不是他原說見穿孝服的就拉上轎此婦有這般人本還在

那裡去找好的哦，卽命人抬起就跑。及到天將明的時候，元真纔回家來。剛走到自己門首，見大門打開的，他口還在七三八四的罵這種蠢婆娘。嫂嫂既出了門，你門也要關，怎麼連門都不關。罵了幾句，又沒有人答應。又走到自己房裡一看，也沒見有人。又走嫂嫂那邊去看，見房門又是關了的。他就站在那叩門，只聽見內面在問是誰。又是嫂嫂的聲音。他就問道：嫂嫂呀，你弟媳在那裡去了？何氏故意應道：昨夜二更時候聽見人夫騎馬在屋裡鬧了一陣，就走了。曉得二嬸在那裡去了？何氏說完，只聽見元真蹬了兩腳往外就跑。一氣跑到街去，問那陳客商店主人說：自昨夜來船上接親過後，就將行李搬下河去，連夜開船走了。元真聽說好

不失悔，起先說是嫁嫂嫂，這吓才把自己的婆娘嫁了。惡了一陣說聲也罷。我嫁嫂嫂還有銀在，只要有銀子，也還討得倒的。儘他去，回屋裡去看銀子。誰知夜間被強盜捕着房內無人，連銀連器具一並偷去了。元真惡氣不過，就要去找他嫂嫂拚命。剛出小房，只見他哥哥押了八挑担子回家來了。他又怕哥哥查知其情，無有面目相見，仍轉進小房。又羞又惱，白縊而死。何氏聞聽丈夫的聲音，伸頭一看，不敢出房來。元清問道：賢妻呀，爲夫幾年纔回來，爲何見了爲夫，伸頭縮頸在做甚麼？何氏問道：你是人嗎？是鬼啲？元清笑道：你這話從那說起？我明明是人，你怎麼說是鬼？何氏看的確了，纔走出來，拉倒丈夫一聲哭起。詞見夫君不由奴淚流滿

面賢妻呀你有味話只管說嗎怎麼一見了就哭哦尊一聲奴的夫細聽奴言你說嗎自那

年到廣東與妻分散這出門貿易未必夫說是不一年就轉回還

為甚麼三年後不見回轉你不知道道出門人出路由路我自那年

未回來過後要想回來奈殘賬未收完又見那地虧你妻在家中

頭生意好做就在那接做三年故至今才回來我好好一個人二叔叔他

日夜不安前三月得音信說夫命短怎麼說我短命

那裡存心不端他有些存他說妻無兒女想定主見命弟媳勸

為妻另上別船哦他說我死了無兒無女叫你去他心想把絕業

占是為妻情願死不配二男節操二一次他那

夫婦欲嫁奴暗藏機關你他不肯改嫁二一次又

出河漏哦他暗地把你嫁與客商被你聽見你才乘弟媳用美酒

來把妻勸妻將酒反勸他醉倒席前勸醉又便怎麼因他說穿孝

服就是妻面將孝服即換與弟媳來穿咋不錯他對客商說穿孝

醉將孝服換與他穿起把弟媳拿來當你這到客商來將弟媳搶

出外面妻藏在深閨中緊把門關客商來就把弟媳搶去了真正

的乃是上天所使所謂害人終害己就是這時纔說被了盜銀兩

不見但不知他此時身在何邊又把銀子失了這真是天

說聽賢妻之言他先還在說話諒必未出去元清又轉念想道噫

他既未出去又未見房中有響動莫非他害羞尋了自盡吧待我

進去看看元清走進小房果然吊在梁上元清即忙解下早已莫

氣了元清哭道兄弟呀兄弟你爲何在家做出這樣事來這也是
你自作自受怪不得爲兄卽命人買付棺木殯殮安葬元真無子
業產盡歸元清元清以後不復出門後生二子俱讀書成名從這
案看來你們爲兄弟的不可如元真之使心用心反令夫妻絕後
妖亡且業產盡歸元清誰謂天之報應不甚速哉

頂門針

明末時大竹縣楊安國原居石礮舖開設小店慣習敲搯又善刀
筆因居鄉場不便包攬詞訟遂盤居縣城與黃邦澤同充街保害
眾成家居然巨富安國鄰居有一周惟命家頗小康但爲人忠厚
被安國勾事害得傾家破產妻離子散孤身無依遂與安國傭工
欲乘隙報復安國一日在縣去銀五千兩買一金羅漢夜放光可
當燈燭安國視爲至寶珍藏在家按下不題且說大竹縣城外里
許有朱幼常者居住隔大路不遠娶妻羅氏生子奇倫未滿一歲
常卽病故其胞姪奇貴遂與常妻羅氏私通往來無忌及奇倫稍
長羅氏恐怕兒子知覺送入學堂讀書不準回家奇倫滿十六歲

宣讀現 卷四
時娶妻胡氏完婚後羅氏仍催入學堂日與奇貴倦戀不舍卻被胡氏遇着羅氏恐怕胡氏告知他的丈夫又暗使奇貴與之私通於是嬌姪二人越發宣淫無忌而胡氏亦無復羞惡之心一日奇倫回家見奇貴與胡氏私語不禁大怒將胡氏扭打一陣面斥奇貴不許往來次日仍往學堂而去羅氏俟奇倫去後遂向奇貴胡氏說道而今事情敗露如何處置奇貴道依我的計策不如將奇倫謀死把我接抱過房那時成了一家你我方得長久主意已定即命人將奇倫接回用酒灌醉奇貴將大針三口從頂門釘下登時斃命用棺裝定屍身建設齋醮真是人鬼不知誰知天理不容正逢奇倫身死之日有一大盜在楊安國家中盜去金羅漢次

日請乘轎子安排上省掉換路過朱羅氏門首那大盜忽在轎內叫喚幾聲氣絕而死轎夫見客人無故斃命恐怕連累轎子一齊丟下各自逃走去來的人就將這事傳到楊安國黃邦澤耳邊二人來看見果是實即寫稟帖報官高太爺吩咐來日相驗安國命人搭就屍厰復命雇工周惟命照着屍首誰知那大盜原是發痧暈死的到半夜時分陡然活轉口中不住的呻喚惟命即至轎前說道你這人活了嗎快隨我去見楊安國好去回官了案免得勞煩太爺那盜猛聽得這兩句話只說被人挈獲遂突然出轎將惟命一掌推倒逃走了惟命起來往轎內細看見遺下一隻包袱打開一看纔是楊安國昔年買的金羅漢惟命想道明日太爺前

來相驗，無有屍身，必要跟究於我。況且金羅漢是楊安國的，今雖獲贓，未能獲賊，恐怕有口難辨，必受連累，不如逃走爲上。遂將金羅漢用包袱裹定，挂在肩上，連夜逃透沙市而去。次早楊黃二人來在屍廠，不見死屍，找尋惟命，亦不見蹤影。又聽說太爺卽刻就下屍廠，二人正在憂愁，不聽得朱家在做道場，鑼鼓喧天，訪問纔知是朱奇倫死了。二人遂商量借屍充驗，以免謊報之罪。卽時同到朱家，向羅氏嫂嫂說道：借屍之事，堅執不肯。二人無奈，又寄託奇貴相勸許，他賄賂錢四串，奇貴見許，他背手，又素知他二人是慣於弄事的，這事若不應允，他日後查知我們的機局，一定會丟我，不下，所以不敢十分違拗。遂說道：借屍我到幫忙，但須吩

咐作作，不可損壞皮肉。安國道：小弟遵命。言畢，卽命人將屍抬去，放在轎內。少時太爺到了屍廠，安國挨挨搽搽，擠在作作面前，低聲說道：聊草一驗，切莫損壞皮肉。報說無傷，就是誰知太爺早已看見，心中正在疑惑，又聽作作稟稱無傷，遂怒道：本縣知爾受賄，再去覆驗。若不實報，要爾狗命。作作只得仔細再驗，竟無傷痕。將要回稟，旁有差人余清說道：那死人髮內必有傷痕。作作細驗，果拔出大針三口，呈上公案。太爺拍案罵道：時纔說是無傷，今又驗出重傷，是甚情弊。快快招來，免動大刑。作作卽將楊安國叫他聊草一驗，故未經心覆驗之時，是余清叫他細驗髮內，然後拔出三口大針的情由，照實訴明。太爺卽喚余清跪下，問道：余清呀，你然

何曉得頭髮內有傷此人的死由你必知情快快招來余清道小的不知太爺怒道不用刑法如何肯招吩咐左右將余清用夾棍夾起不上半時死而復甦哭云時纔間陰風凜凜死去了又纔

還魂大老爺快施側隱鬆夾棍願招實情你若不招還要催刑哩我生長原

在本郡論家財一千有零悔當初不守本分習賭博又要強橫當

光棍事事稱很結匪類污道姦淫陳金定與我隣近愛艷粧春色

宜人我見他容貌美俊遂勾引背地偷情淫心熾迷了本性商量

起謀他夫君又是怎樣的謀法講打主意吩咐金定元宵夜賞玩花燈擺酒

宴假意相敬勸丈夫多飲幾巡乘酒醉人事不醒頂門上釘下大

釘他夫死安葬已竟遂與他勾絞為婚據你這樣講來這副屍首想必就是陳金定的丈夫

了大老爺不是小的還有下情又誰知倒了時運無生路纔入公門夢寐中冤魂

纏定白晝裏黑影隨身今日間相驗人命隨太爺屍厥執刑忽然

的恍惚一陣失口說叫驗頂門想都是天理不肯故使我亂開口

唇到而今事難匿隱不得已供出實情望太爺大垂憐憫施仁德

筆下超生余清招畢太爺吩咐鬆了夾棍收入監中俟候相驗

陳金定的本夫然後定罪復喚楊安國問道作供爾賄囑好好

從實招來免受刑法安國據實稟道大老爺在上昨日聽聞人言

說此處死了一人小的即時同黃邦澤看明是實一面呈報一面

着雇工周惟命照屍及至今早死屍與惟命一並不知去向只得

在朱家借屍充驗希免誑報之罪今又驗出傷痕求太爺提朱姓

婆媳研訊自得實由太爺道此屍算是姓朱的昨夜失去的屍身明明是你謀死遣雇工滅跡是也不是吩咐鎖押復行相驗陳氏本夫果在頂門上拔出大針太爺回衙票提朱羅氏朱胡氏陳金定研訊招出實由差人挈獲朱奇貴當堂審明太爺將朱奇貴朱羅氏用非刑短辦把朱胡氏陳金定余清定下死罪復想此案大千人倫風化因軍民人等觀者甚眾遂作歌一段以勸世俗高太爺坐法堂威風凜凜提羊毫寫俗歌勸諭世人眾百姓一個個兩旁肅靜聽本縣講法律各記在心古聖賢定禮記毫不容紊男與女別內外授受不親兄和妹弟和姐坐不共橙卽同胞須避嫌古禮當遵男娶妻女選婿最忌同姓姑與舅兩姨姨不結婚姻

弟視如同絞罪與姦同論爲兄長娶弟媳要問充軍上姦下尊淫卑徒坐監禁姦孀母姦姑母例定斬刑妻謀夫問凌遲妾更勿論姦夫罪定大辟不得從輕若不信將此案作個引証眾百姓須當要謹凜在心第一是朱奇貴全無人性枉做他披人皮不如畜牲姦孀母佔弟媳倫常犯盡謀殺了堂兄弟當問極刑今日聞將軍枉送了性命零刀割周身肉拋入山林把首級懸高竿亂倫報應將骨頭燒成灰撒在四門第二是朱羅氏心太殘忍淫子姪羞辱他兩家先人時纔問先打了五百荆棍復又用五條牛再把屍分朱胡氏陳金定貪淫太甚暗地裏起毒心謀殺夫君妻殺夫問斬刑法律註定待秋後丁封到卽使用刑余差頭定斬罪詳文上省

殺一命填一命。定不從輕。又將那楊安國收在監禁。候拏獲。周惟命再問下情。那論他平素間會當光棍。怕的是這一回惡貫滿盈。像這曹似畜牲。本縣最恨。眾百姓莫負我幾番叮嚀。莫爲非。莫作歹。各安本分。或耕田。或貿易。勤儉爲人。平日間把兒女好言教訓。教訓他端品行。切莫犯淫。切不可學余清。姦淫謀命。切莫學朱奇。貴敗壞人倫。眼見他將軍柱。寸磔廢命。誰不罵天殺的牛馬畜牲。若生女。教訓他慈良貞靜。孝公婆。敬丈夫。謹守女箴。切莫學淫亂婦陳氏。金定。切莫學朱胡氏。謀殺夫君。切莫學朱羅氏。穢亂閨闈。身死後。猶落個萬代罵名。爲好人守王法。神人欽敬。若犯罪。遇本縣定不容情。高青天將俗歌寫完。吩咐退堂。此案一結。人民都

敬服。高青天的賢能。不但淫風自息。連詞訟俱無。大竹一縣自此風清俗美。蜀王聞知。陞高青天爲知府。按下不題。再說那周維命。逃下沙市。將金羅漢辨賣。遂獲萬金。因瞞着履歷。蜀籍揮金營辦。大竹縣正堂到任。清監見楊安國繫獄。查閱案籍。見安國在監。猶不安分。作詞唆訟。案積如鱗。卽擬訟棍例。遣發烟瘴。給伯克回子爲奴。以雪當日被害之恨。其後大竹捕差獲得大盜三名。其一恰與昔年轎內之人面目相似。嚴刑酷拷。盡得當日的原由。定擬大辟廢命。惟命不覺嘆曰。楊安國不因貪金害人。何由得充軍之報。

高青天若非垂訓勸世。怎能得知府之封。黃邦澤不借屍。朱奇倫死後難以瞑目。余差頭不多嘴。陳氏夫冤屈何日得伸。大盜當日逃脫。幾疑恢恢者。近於漏。三寇今歸一網。可見默默者有所憑。從此案看來。可見善惡果報。毫釐不差。

雪花銀

常州有一老翁姓柳名長青娶妻吳氏夫妻二人樸而性剛膝下二子長名仲仁年十八歲次名仲義年十四歲極其孝友怎奈家計淡泊二子常於宅近路上挑担打塘以供親膳備極辛苦而饗殮常有不繼父母見二子措辦不齊也甘心忍饑受凍誰知欲成純孝子皆自苦中來只因鄰居有一老嫗名叫劉四娘是個愛翻是非的人一日走人戶來與吳氏借衣吳氏說道我那有衣只有件青布衫是件老衣劉四娘說道老衣也好我不得拆壞你的吳氏過不得意將老衣取出借與他去了却被仲仁弟兄回來闖住說道這是我媽的壽衣豈可望你亂穿四娘說道未必我身上有

癩子就穿不得仲義說道癩子不癩子壽衣總是不借人的遂捨轉去了四娘忿怒歸家說道我兩個鬼崽崽有一天要死在我手裡哩一日大風劉四娘來到柳家討火坐住閒談吳氏忽然發了一昏四娘說道柳婆婆時常也稱點肉吃嗎可憐淘得那們黏黏跌跌啲吳氏答道我兩個兒下力找錢連飯都供不倒那還有錢稱肉四娘假裝嘆口氣說道娘老子就淘死了兒就脹死了想人生在世養兒都莫甚來頭吳氏問道怎麼脹死了何不講來我聽四娘說道我不講你那娃兒曉得了只怕不能下場吳氏說道只管講嗎我只說自己曉得就是當時四娘架七架八說出一番是非○柳婆婆聽我言幾多過場講不完他時常背你喫說他

宣講珠璣 卷四
弟兄苦下力罵二老氣不斷活在陽間吃空飯。又說是莫志氣未
曾買得田和地。又說你狠心腸不跟弟兄討婆娘。講他爹性子橫
沾動就要罵過人。有兩回買雞公叫我瞞着莫通風。有幾回稱起
肉弟兄吃得嘴流油。我勸他敬爹媽。他說爹媽未掙家。我叫他畱
點好。他說二老吃過了。在街上打平夥。夫君看見對我說。他弟兄
裝得像回來假意盡孝養。可憐你兩個老。每天稀飯難吃飽。想走
路。腳桿軟。眼睛淘起緞子花。要吃葷。不得行。除非死了來薦靈。枉
自你當個娘。生出這種不孝郎。是我的早收拾。甚如孤寡未得兒。
○吳氏聽得這些話。急忙對他丈夫柳長青說。夫妻只得捶胸跌
腳。邊哭邊罵。說道。我二老只望他弟兄孝順。誰知這樣忤逆。少時

回來定要將他飽打一頓。且說仲仁仲義與一客挑担至場上。客
人進店吃飯。見他弟兄冷得時時抖。心中憐憫。便打酒四兩。與他
弟兄吃。遮一遮風寒。仲仁捧酒嘆道。二弟呀。你我寒冷。尚得這酒
哈了。到也不冷。可憐爹媽在家。口酒未沾。不知如何冷法。仲義說
道。哥哥何不將酒留下。帶回以奉爹媽。於是弟兄方吃一杯。就不
吃了。客人問道。你弟兄然何停杯不吃。仲仁答道。客官不知。想小
子年輕力壯。尚可耐寒。意欲執酒歸家。以奉衰殘父母。客人大驚。
嘆道。你弟兄如此饑寒。辛苦尚且思念父母。可謂天地間之肖子
矣。因問道。此乃一杯之敬。不必留下飲畢。再與你沽酒歸家。以便
你弟兄事奉父母。客人酒飯後。將工錢倍開。又送酒半斤。各自去

了仲仁仲義將錢買米兩升提着酒饋歡喜歸家走至堂前柳長青夫婦聞弟兄口裡酒臭乃信四娘之語是實當時大怒罵道你弟兄吃酒吃肉到還快活可憐我二老喫稀飯嘴巴都哈尖了仲仁答道酒是客人送我喫的臨行還與爹媽帶來半斤吳氏說道於今的人只有錦上添花那有雪裡送炭只怕教他多開一個錢都不依罷還有酒跟你喫嗎喫了還有帶回來的明明是你兩個喫剩了的我二老也不喫你那些嗟來食老漢看你容不容得過柳長青大怒罵道你這兩個奴才還不與我跪下弟兄見父母大怒雙雙跪地問道兒有那些不孝之處還望爹爹教訓長青罵道小奴才你還假意不知嗎○見奴才不由我心頭火冒做些事好

教人恨氣難消可憐我儘你們受苦多少原望你盡孝順有個下稍誰知你私自吃全不盡道淘得我兩個老顏色枯焦吃稀飯傾地下狗鬩不倒都憐你弟兄們辛苦勤勞爹媽呀天天吃飯坐同席兒並未私自吃好的○你還不認嗎你聽有幾回稱起肉細切小炒有一回殺雞公黑夜擄毛背地裡咒罵我惟願死早籤你眼挂你腳忿恨終朝你還說娘老子穿吃過了像這樣搵兒子枉把氣淘爹媽呀眼見是實耳聞是親自訪着的聽信甚麼謔言小奴才說的話當面乖巧背了眼做的事主意高超這一陣罵得我口乾舌燥忤逆子看家法定打不饒○柳長青罵了一番遂尋兩根竹棍夫妻二人將二子週身上下亂打一陣二子疼痛不過將竹棍抱着不覺傷心痛哭○仁哭一聲兒的父

宣言五 卷四

仁

如刀割胆云喊一聲兒的媽心如箭穿云爹和媽爲搵兒辛苦萬千云不孝兒雖粉身報答不完云應該要酒與餚日日備辦云怎奈何苦下力難找銀錢云新鮮菜並未嘗私自吃點云焉能够將酒肉背地私餐云望爹爹恕兒罪下次不敢云望母親赦兒過分云外海涵云這種不孝的人留在世上帶壞云打死兒靠何人買米煮飯云到百年有誰來送老歸山云望爹媽要看在祖宗之面云留弟兄殘生命事奉老年云○仲義哭道兒與哥哥俱是媽親生的並不
是前娘後母嗎又道虎毒也不喫兒定要將兒打死又有甚麼益處吳氏說道我手也打軟了快挈飯來吃弟兄走至竈屋仲仁叫仲義去挑水仲義哭道哥哥呀我身上痛得很挑不得水仲仁流

淚說道二弟挑不得水明日那裡拚得錢來買米快去哈碗尿以解散死血明天才好去頂担子於是仲仁去挑水仲義去劉家討火四娘一見笑道柳二今天似乎挨了打你爹媽那們不慈愛何苦把你們磋磨常言道君不仁臣逃外國父不仁子逾他鄉七十
二計走者爲上計仲義答道劉四娘你說出此話就該遭雷打須知此身是父母生的好也由父母歹也由父母譬如天生草木發生枯焦皆由於天人是怨恨不得的豈不想君要臣死不得不死
父要子亡不得不亡死亡尙且不避豈可逃走得嗎一席話說得劉四娘默默無言各自抱火歸家將飯煮起捧至堂前二老抬頭一看見是稀飯大怒罵道二老稀飯也吃傷了不愛哈你這碗

牢飯伸仁伸義見父母不吃將碗捧着跪在膝前勸道○一見爹媽不吃飯不由兒心似箭穿手掣筷子捧着碗雙膝跪地泪漣漣。往日吃飯還嫌晏今朝如何竟不餐。肚中嘈慌精神倦叫兒弟兄心何安。千萬恕兒無孝念還望爹媽把盃端。明朝買米煮乾飯兒縱累死也心甘。○吳氏說道老漢兩個奴才話講得好一個也哈他兩盃明天若再是湲飯就餓死也不吃了二老勉強吃了一頓從此弟兄將米煮成乾飯與父母吃吃得有剩的弟兄還分點吃若無剩的便將米湯煮些菜蔬充饑依舊挑担而去日日俱是如此一日劉四娘又來討火吳氏說道噯呀劉四娘難為你全靠你跟我說如若不然我二老又怎能够得點乾飯吃四娘答道老年

人光是乾飯都捧不倒也要時常吃點葷菜吳氏說道可憐得盃乾飯吃都是好事還想吃肉四娘答道你那兩個兒那場不稱半斤四兩吃未必點都沒有掣回來吳氏說道那裡看見卽或稱點肉都要隔十天半月他兩個一點都不吃只說他盡孝還怕是吃傷了的像四娘到好個人心直口快的你看別那個肯跟我說四娘笑道柳嫂嫂是在行的人才曉得我是好人在那愚蠢的還講我是搬揜是非的人吳氏說道四娘還在吃齋拜佛諒你也不是搬揜是非的人得惜是吃齋人才做得來呀說了一陣各自去了是日弟兄回來二老怒氣沖沖全不說話次日方要出門柳長青問道從今以後每天要四兩肉下飯若未得肉回來兩個都莫來見我弟兄不

敢違命。正在兩難。遇一乞丐。手執蓮花開。歌唱而來。弟兄忽然悟道。哦。有了。不免製個蓮花開。買本勸世文。看熟。每日至街坊屠夫門前。化肉四兩。主意已定。仲義連夜將勸世文讀熟。行至街前。唱道。○父母恩德如天高。絲毫未報。淚嚎啕。十月懷胎。就心早。臨盆險些赴陰曹。一週二歲。懷中抱。爹媽時刻把心操。一怕餓了未吃飽。口中嚼飯把味調。二怕寒冷。少衣襖。績麻紡花到深宵。三怕染病難得好。衣褲未乾不敢包。四怕行動跌着了。一時不見喊么么。五怕痘麻命難保。幾天幾晚抱通宵。六怕長大不聽教。打罵教訓把氣淘。七怕禮義全不曉。送入學堂把書瞧。八怕貧窮生煩惱。勤扒苦掙受煎熬。九怕喪德短壽考。嫖賭瞧搖立戒條。十怕無有子

媳。靠開親對眷。接根苗。熱天常怕蚊虫咬。冷天又怕生凍炮。年青又怕靠不倒。長大又怕把壽夭。千辛萬苦搵大了。反臉無情昧劬勞。爹媽呼喚把令傲。黑臉董嘴過終朝。要吃要穿向他討。反說錢緊假心焦。此是富豪父母故有此說若是貧窮。要惡言抵觸。嘴不饒。未掙田地休囉皂。某人父母稱富豪。自己用費件件到。嫖賭嚼搖有錢繳。妻女有說又有笑。穿戴齊整像邪妖。可憐雙親年紀老。遇着風吹。战搖搖。見人吃肉口水吊。夜晚被蓋節節高。冬天莫得烘籠烤。早晨篩糠牙齒敲。熱天不肯買草帽。黃荆圈圈命上招。衣裳褲子只一套。週身虱子咬起疱。洗澡無人把水搯。黏黏跌跌把火燒。出門把人嚇一跳。好似告化出破窰。兒子吃好穿更好。毡帽鞋襪加皮

宣講珠玑 卷四
袍送情不得吃東道客來不許共酒餚。父母急得咽喉叫忍氣吞
聲淚長拋。兒媳反罵流狗尿。喜成疾病實難調。又說久病難行孝
一付涼藥送荒郊。這樣兒媳罪不小。死人陰司怎開交。打入阿鼻
受煎熬。萬劫不能把身超。人皮這吓要脫了。發變戴角與披毛。勸
人急早將恩報。盡心竭力把賬消。譬如吃人酒與餚。席上多謝連
連叫。二回卽往我家到。滿盤剩席還倍高。又如借人錢幾鑿頭錢
利息都不少。且如外人代點勞。萬個難爲聲聲叫。何況親恩如天
高。殺身難報親劬勞。倘若人人盡孝道。天賜福壽樂逍遙。○仲義
邊唱邊哭。兩旁之人無不弔淚。那屠夫惻隱心動。便割肉一塊。把
他挈去了。每日只化一家。化至二次。已半月有餘。從此化肉奉親。

到也不甚作難。誰知天有不測之風雨。人有暫時之磨難。正值寒
冷天氣。忽然大雪數日。平地三尺。商賈不行。弟兄無處找錢。二子
煮些菜羹與父母充饑。二者不喫。漸漸饑餓。不過將二子罵道。我
二老千辛萬苦。把你弟兄攪大。無非養兒防老。你這兩個奴才。連
飯都莫得吃的。難道叫我餓死不成嗎。仲仁跪地哭泣。說道。目下
天降大雪。家家關門閉戶。誰個請人挑担。還望爹媽將這菜羹充
充饑。長青說道。我們吃了十多年。吃傷了。於今若大年紀還要吃
呀。好好挈飯來吃。弟兄無奈。走出門外。只見瑞雪飄飄。滿身皆白。
寒冷透骨。仲義冷得時時打戰。說道。哥哥呀。冷得很。又往那裡擷
得一些米來啣。仲仁答道。二弟呀。曾不聞詩經有云。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父母之恩，粉身碎骨都報答不完的。當日王祥卧冰都做了，難道他又不寒冷嗎？二弟忙跟我來，前去挨門傍戶，化得幾合米，也好與爹媽充饑。正是雪花飛舞何時住，孝子奔波舉步難。弟兄又冷又餓，行至中途，想起自己苦命，好不痛殺人也。○手挽手兒出門庭，義想起爹媽好傷情。仁盤養弟兄苦受盡，義無由報答淚濕襟。仁每日挑担把錢掙，義肚中饑餓吃菜羹。仁今降大雪冷得很，義平地堆起三尺深。仁商賈閉戶無人請，義爹媽問兒要飯吞。仁弟兄無奈上路程，義只怕難化米半升。仁二弟呀可憐你年輕骨又嫩，義哥哥呀可憐你麻布衫兒穿一層。仁滿山白雪如撒粉，義週身冷得戰兢兢。仁不顧生死往前進。

哥哥呀冷得很，兄弟呀莫怨恨。苦人自有天看成。弟兄化了幾十戶，得米竟有半升。用篋篋裝定，仲義提起前走。不知雪深蓋路，不知高低，跌虛一腳，便匍匐一交，將米傾倒在地，就扒不起來了。大聲哭道：哥哥不好了，米潑了。仲仁問道：你在怎講？仲義答道：米潑了。仲仁驚哭道：二弟將米潑了，歸家又那們見爹媽？只怕弟兄有死無生。一時又想到：哦，有了。雪見熱氣即化，不免將米連雪捧起，捧完恰滿滿一篋。將仲義扶起，腳已凍癱了，不能開步。仲仁只得將兄弟揩起，哭泣歸家。用火烤熱，將米連雪傾在鍋內，用火燒燃，煮了一陣。將鍋蓋揭開一看，大驚道：這雪然何不化，反轉結成冰，勾了。急忙捧起一看，乃是一磚雪白紋銀。所以勸孝詩云：萬般勞瘁有時休。

育子辛勤無盡頭，能體親心行孝道。彼蒼必定遂君求，於是弟兄二人只喜得手舞足蹈，捧至堂前，請爹媽觀看。吳氏一見說道：「然何將田裡冰勾捧回家來？」仲仁、仲義齊聲答道：「母親呀，這是白雪變成的銀兩。」吳氏說道：「噫，那有雪花都變銀兩，再變一錠，我就信了。不然定是做賊偷來的。」二老逼住二子，將雪掃來捏成一團，說道：「只限今夜變成，若不再變，定將你兩個奴才打死。」說畢，二老要睡。仲仁弟兄急忙把烘籠提至卧房，把被蓋抖了，用烘籠烘熱，然後請爹媽睡。候爹媽睡了，將二老腳頭被蓋押緊，於是出卧房外，前向二老敬下四禮。各位，他弟兄不但冬天如此，即春夏秋天都是抖被點燈送睡。於是仲仁弟兄再把雪花捏成一個團團，擺在階前，焚香跪地祝道：「弟兄雙

雙跪在地，虛空過往有神祇，只因家貧如水洗，事奉爹媽未忤逆。今過雪山去化米，菩薩賜銀親犯疑，再要雪團來變起者，篇文章是難題，神聖准得下民意，早將雪花來轉移，神聖不遂下民意，跪死階前都不起，祝罷一陣，把眼閉，俯伏在地，睡迷迷。○弟兄祝罷，昏迷睡去，只見一金甲神說道：「時纔灶君奏聞，上帝嘉爾弟兄孝順，肫誠，恩賜白銀三百兩。」劉氏在口利舌搬，拚是非，離人骨肉，速彰惡報，以警人心。說畢，只見一道金光而去。弟兄驚醒一看，果變成銀。天明報與二老，俱皆驚喜，用秤稱之，果合三百之數。這話不題。再說那日，天色晴明，正值冬月十九，太陽勝會，劉氏素常拜佛，其子劉狗兒素行不孝，每每阻攔，將四娘罵得哭哭啼啼，正所

謂家有其母，必有其子。是日四娘將要出門，堂前焚香，便念了四句佛偈。子家龕堂前一炷香，南無辭別菩薩進佛場，阿彌陀佛。金童玉女前引路，南無接引善人往西方。阿彌陀佛。狗兒說道：「這老漢子，只怕今天要死了。」在說斷頭話了。當時狗兒隨口唱道：「拜佛之人命運醜，南無不吃五葷，不吃酒。阿彌陀佛成仙成佛不能夠。南無變牛變馬撞彩頭，阿彌陀佛。四娘說道：「老娘今天真心去拜佛，你在屋裡七說八說的呀。」狗兒聽得罵道：「齋公心門，槐釘暗地打主意，害死一壘人。善婆婆把頭磕，口中念彌陀，心裡像毒藥。四娘罵道：「爲娘一生心直口快，都像那些拜假佛的。你這個短命鬼，兒子爲娘今天着你罵高了。我許你討不得好死。」各位你我儘可遭父母手不可

遭父母口罵一句准一句你看狗兒後來報應狗兒又答道：「油豆腐到好吃，只怕再拜兩年眼睛都會拜瞎。」四娘息氣不過，便去打狗兒。狗兒見他媽來打，忙把香蠟籃子搶去，丟於糞坑。四娘看見丟了，便啞天叫地，怒罵不休。到處投人，走至柳家門前，只見一黑漢劈面一掌，驚跌在地。仲仁弟兄急忙上前扶起，四娘兩手將嘴亂打，說道：「劉家四娘，自打嘴，神靈罵我是罪魁。張氏女子本無愧，說他偷情名節虧。可憐王家么妹妹，被我謔言把命追。折人夫妻不成對，看見老漢誣。扒灰前日來在你家內，有衣不借空手回。我因一時良心昧，不該你家翻是非。二子本是行孝輩，無端造假把禍堆。誰知今朝時運退，遇一黑漢把我推。報應臨頭好失悔，死受拔舌怨得誰。」說畢。

亂喊亂叫，柳仲仁忙喊其子狗兒，措回放在家中，說道：「老賤婆子，總罵我不得好死，你這不該得好死嗎？」狗兒說畢，便生眉生眼，左一看，右一望，尋着一把斧頭，向自己頭上一斧頭砍倒在地，七孔流血而死。眾台狗兒不是被他母親咒很了，當時四娘在旁喊道：「黑將軍砍得好霎時。」四娘頭頸俱腫，封喉而死。吳氏聞之，自此失悔，錯把二子磋磨。乃說道：「為娘誤聽讒言，將你弟兄受苦，以後不要記懷。」仲仁、仲義齊聲答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焉有記懷之理？」後二子將銀經販，遂成巨富。子孫五世皆孝子，孝婦，屢世簪纓。不絕俗云：大富太貴，出於孝友門庭。又云：孝子原是替中成，十磨九難成。好人你儘孝順十六兩後代兒孫還一斤。從這案看來，為人子者當以柳氏弟兄為法，以劉狗兒為戒。為婦女者當以劉四娘為戒可也。

